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世本古義卷八

明 何楷 撰

殷帝辛之世詩二十篇

采蘋美太姒親蠶也

朱子云古者后夫人有親蠶之禮此詩亦猶周南之有葛覃也

子貢傳亦以為諸侯之夫人勤于親蠶國人美之申培說同愚謂夫人即太姒也何以證之以詩稱公侯之事與免置咏公侯干城同皆指文王周自王季始受命為侯伯至紂以文王為三公故得稱公侯也又射義云士以采蘋為節樂不失職也取末章被之僮僮夙夜在公為三宮夫人世婦有事于蠶者皆不失

其職故士射
以之為節云

于以采繁

釋文作繁

于沼于沚

紙韻

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叶紙韻

里翻賦也于說文云於也象氣之舒繁艸名本艸云蓬蒿也似青蒿而葉麤上有白毛從初生至枯白于衆蒿頗似細艾三月採爾雅所謂皤蒿也一名鳧葵一名由胡又名游胡夏小正傳云繁游胡游胡旁勃也北海人謂之滂勃廣雅謂之旁勃或云繁有二種一曰白蒿陸州也可以生蠶一曰蘿蒿水艸也可以為蒞此繁當為白蒿耳陸佃云蒿青而高繁白而繁七月之詩曰春日遲遲采繁祁祁采繁所以生蠶也今覆蠶種尚用蒿云李本云蠶之未出者采繁以洗之令其易出鄒忠盾云繁之生先于桑或者徂于所見不信繁可生蠶然爾雅有蠨蛸雖繇各種而以桑繭樗繭蕭繭別之疏云此皆蠶類因所食葉而異其名爾雅又云繁蕭莪之類則

蕭蒿或即蘩蒿之類况止云生蠶未必即以啖蠶乎沼
廣雅云池也圓曰池曲曰沼爾雅云小洲曰渚小渚曰
沼釋名云沼止也可以止息其上蘩非水產言于沼于
沼者沼即沼中之沼猶云果蘩于沼之沼也劉汝楨云
池曲遠乎沼故曰沼蘩生沼上四面有水芻牧不到此
蘩最潔故往沼取焉于以用之言采此蘩將有所用之
也事謂成君服之事禮記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
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
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
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歲
既單矣世婦卒蠶奉蒿以示于君遂獻蒿于夫人夫人
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
之獻蒿者其率用此與及良日夫人纁三盆手遂布于
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纁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
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月令云
季春之月命野虞母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

具曲植蓬筐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
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供郊廟之服
母有敢惰黃子道周云周禮內宰以仲春率命婦躬桑
浴種此言大昕鄭氏疑再浴蠶王后乃蒞之也國語云
王后親織玄紵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絃紵卿之內子為
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
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所謂公侯之事此可以
見矣左文三年秦伯伐晉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
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詩曰
于以采芣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喻
不遺小善又昭元年趙孟入于鄭乃宴穆叔賦采芣曰
小國為芣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杜預云穆叔
言小國微薄猶芣芣菜大國能省愛用之而不棄則何敢
不從命穡愛也以上皆斷章取義

繫于澗之中

東韻

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東韻

賦也爾雅云山夾水曰澗釋

于以采

名云澗間也言在兩山之間也孔穎達云于澗之中亦謂于曲內非水中也陸佃云先言于沼于汜後言于澗之中言夫人于事有進而無退愚按古者蠶室必近川以便浴蠶故有于沼于澗之采宮即記所謂築宮之宮蠶室是也上曰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第有其意此曰于以用之公侯之宮則已親其事矣鄒忠肅云不言采桑而言采蠶何也蓋蠶之生常先于桑古者王親耕三推而止后親蠶三灑而止繅二十七日而老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在三宮夫人世婦登其事而后夫人特躬為之帥賦事而不獻功故於蠶未出時第采蠶洗之而事訖矣

被之僮僮

東韻

夙夜在公

東韻

被之祁祁

支韻

薄言還歸

叶支韻讀如龜居達翻賦也按周禮天官內司服后六服禕衣揄翟闕翟謂之三翟與鞠衣展衣祿衣為六也首飾則有副編次三者鄭玄謂三翟為祭祀之服祿衣從君見太祖揄翟從君祭羣廟闕翟從君祭羣小祀

首皆服副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飾其遺像若漢之步搖也鞠衣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之色告桑之服展衣以禮見君及見賓客之服首皆服編編列髮為之其遺像若漢之假紒假紒者編列他髮為之假作紒形加于首上也祿衣以接御首則服次次第髮長短為之髣髴他髮與已髮相合為紒所謂髮髣也知三翟之首服副者王之祭服有六首服皆冕則后之祭服有三首服皆副可知知祿衣首服次者昏禮云女次純衣純衣者祿衣也據士服爵弁親迎攝盛則士之妻服祿衣亦攝盛又明言女次則祿衣首服次可知三翟服副祿衣服次則其中有鞠衣展衣當是服編可知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其燕居則並纓笄綃衣也又少牢禮云主婦被錫主婦贊者一人亦被錫注云被錫讀為髮髣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為飾因名髮髣焉孔云此言被與被錫之文同故知被是少牢之髮髣剔髮以被首也髣亦作髣今按鄭說則夫人告

桑宜服編又據祭義文則受繭宜服副無服次之禮此云被之僮僮者蓋指三宮夫人世婦之服耳觀少牢乃卿大夫祭祀之禮而主婦從祭服髮髻可見僮通作瞳說文云日瞳矐欲明也即下文夙字意夙毛云早也公事自夙至夜竟日之長皆在公所也重言僮僮者見其無日不然也被之祔祔與祔祔如雲義同言服被者之人多也還說文云復也夙而趨事至夜則可以還歸矣非君夫人之重蠶事而勤于倡率安能恪共無怠如此

采蘋三章章四句

序云采蘋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也按

春始生可鬻秋香美可生食又可烝為菹左傳謂蘋蘩藟藻之菜可薦鬼神可羞王公是也鄭玄以意言豆薦蘩藟蘆葢牽于毛傳公侯夫人執蘩菜助祭之說於禮未有所據又埤雅云蘩有二種一曰

白蒿陸草也可以生蠶一曰蘿蒿水草也可以為
菹此詩所采乃白蒿耳朱子云從來說蠶可以生
蠶事鄒忠肅云或疑夙夜在公即持牲所言視餼
饗于夙興而旋歸則鄭氏所云釋祭服而去者然
持牲之視濯宗人職之少牢之溉鼎溉醑饗人廩
人職之以至王之正祭視滌濯逆齊省饋則大小
宗伯職之俱於婦職無與楚茨曰執爨踏踏為俎
孔碩而君婦則止於為豆而已即如持牲所言視
饗饗亦安得謂之在公況詩人若美夫人奉祭不
應舍其祭時之敬恪而但述其祭前祭畢戴被之
景是以諸說雖極意揣摩終齟齬而難合愚按被
非祭祀之服只此一語便足以破之又何必更論
其餘乎又王符云背宗族而采蠶怨殆不知所謂

兔置美周才多也

子貢傳謂文王得良臣于野周人
美之而申培說則直謂文王問太

顛閔天散宜生皆賢人而舉之國史詠其事而美之
蓋依附墨子之說墨子云古者聖王列德而尚賢雖
在農旅工肆有能則舉之故堯舉舜于服澤之中授
之政天下平禹舉益于陰方之中九州成湯舉伊尹
于庖厨之中其謀得文王舉閔天太顛于置網之中
西土服金履祥云此事於免置之詩辭意最為脗合
計此詩必為此事而作也肅肅敬也赳赳約也夫置
免而體貌有肅敬之容武夫而步武有約束之度此
閔天太顛之所以為賢而文王所以取之也白季之
取冀缺郭泰之取茅容皆以是觀之況文王之取人
乎閔天太顛為文王奔走疏附禦侮之友後為武王
將威劉敵之人信哉其公侯之干城好仇腹心者歟
愚按詩專以武夫為言墨子之說似若可信若胡毋
輔之謂閔天樵于山與獵者爭路被執纏以免網文
王救而得解則鄙俚無稽甚矣篇中詠公侯當在為
三公之後史記曰紂以西伯九侯鄂侯為三公而紂

書紀殷帝辛元年命九侯周侯
侯則文王之為殷三公在此時也

肅肅免

陸德明本作菟

置椓之丁丁

叶庚韻中莖翻

赳赳

後漢書注作糾糾

武

夫公侯干城

庚韻朱子云

賦也

肅說文云持事振敬也肅肅

解見巧言篇爾雅云免

見巧言篇爾雅云免

見巧言篇爾雅云免

見巧言篇爾雅云免

見巧言篇爾雅云免

罟謂之罟李巡云免自作徑路張置捕之也歐陽修云
捕免之人布網罟于道路林木之下肅然嚴整使免不

能越逸椓通作椓說文云擊也丁之言當蓋音近也解
見伐木篇先擊椓于地中然後張置其上其用物以擊

之適當其椓也重言丁丁者連椓也劉向云肅肅免置
椓之丁丁言不怠于道也焦氏易林云免置之容不失

其恭陸化熙云免置即是莘野之耕渭濱之釣豈是賤
業古人出為名世處即守其常大率類此詩故云文治

于岐四方無侮武夫無所効其用相與從事置網以銷
磨其壯心焉耳赳說文云輕勁有材力也重言赳赳者

見其非一人也蘇轍云置免之人則趙趙之武夫也世
未嘗患無武夫獨患其不知敬而不可近今武而知敬
故可以為公侯干城也鄧元錫云免置之武夫肅肅其
敬親鄙事而無鄙心于文王同心同德矣輔廣云文王
之時固多賢者此特言武夫者見其無所不備也且文
王于武事尚矣三分天下有其二雖是德化之盛而天
下歸之然過密侵阮伐崇戡黎之後其于武事大約可
觀矣朱子云此文王時周人之詩極其尊稱不過曰公
侯而已亦文王未嘗稱王之一驗也凡雅頌稱王者皆
追王後所作耳干通作戰說文云盾也孫炎云干盾自
蔽扞也城說文云以盛民也一說城成也一成而不可
毀也孔穎達云公侯以武夫自固為扞蔽若盾為防守
如城然愚按為干則一身賴以無虞為城則一國賴以
無恐託重恃力有餘賴矣嚴粲謂此言其勇而忠是也
呂氏春秋云宣孟德一士猶活其身而況
德萬人乎故詩曰趙趙武夫公侯干城

肅肅免置

施于中達

支韻亦叶尤韻渠尤翻薛君章句作噍

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尤韻

亦叶支韻渠之翻賦也施者旗逵迤之貌故借為數張之義達徐鍇云高土也或通作噍說文云九達道也爾雅云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歧旁三達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七達謂之劇驂八達謂之崇期九達謂之達郭璞云四道交出復有旁通者中達謂九道適中之處好仇猶言善匹左傳云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反妃而言仇猶以潔為污以治為亂也朱子云公侯善匹猶曰聖人之耦則非特干城而已歎美之無已也嚴云此言其勇而良也

肅肅兔置施于中林

侵韻赳赳武

夫公侯腹心

侵韻皆顛倒

賦也中林林中猶中谷中阿之類成文也陸佃云極之丁丁以有所

聞施于中達以有所見施于中林則無所聞無所見于是焉爾則好德之至也故詩以此為後羅泌云中達之

德顯中林之德晦徐幹云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也詩云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稱腹心者鄭玄云可用為策謀之臣使之慮事嚴云謂機密之事可與之謀慮言其勇而智也按書言武王率惟謀從容德此腹心之武夫其即文王之謀臣乎左傳卻至答子反之言曰諸侯間于天子之事則相朝也于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所以干城其民也故其詩曰赴赴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畧其武夫以為已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赴赴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古人之說詩如此雖于詩旨不盡合然亦可見腹心之云為運籌帷幄之事矣西

伯陰行善未容遂無密謀也葉氏云在野之凡夫逐兔之細事即可以知其才正如日磾之馭馬寧戚之飯牛陳平之宰社識者已知其可大用矣鍾惺云武夫為周之干城好仇腹心固是周之多才亦是古人看人才持達精細處具此心眼有才何患不

知知之何患不用用之何患不盡

兔置三章章四句

序謂兔置后妃之化也闕睢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

朱子謂此序首句非是但為化行俗美賢才衆多而已豈知當時固有得賢于兔置之事而化行俗美又與武夫之咏殊不相肖乎

樛木南國諸侯歸心文王也

詩以南有樛木發端與南有喬木南有嘉魚一

例自是南國之人咏其所見子貢傳申培說皆以為南國諸侯慕文王之德而歸心焉是也竹書紀帝辛

二十一年春正月諸侯朝周意此詩當于此時而作
鄭玄謂紂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其事
史無所載當即以漢廣汝墳江沱諸詩臆之然孔子
嘗言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而逸周書程
典解亦云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則所謂諸侯
歸心文王者此自是確據嚴聚以為文王之國東北
近紂都西北近犬戎故化
獨南行可謂得其理矣

南有樛

馬融韓詩
本俱作杻

木葛藟

陸德明
本作縈

縈

支韻楚辭章句
陸本俱作藟

之

樂

音絡
下同

只君子福履綏

支韻之

興之比又賦也南毛傳云
南土也鄭玄云謂荆揚之

域樛木喻文王也說文云下句曰樛爾雅疏云樹枝下
垂而曲也孔穎達云此南與南有喬木同南方之木美
或下垂或上竦也葛解見葛覃篇藟徐鍇云葛蔓也又
陸璣云藟一名巨瓜似燕萸亦延蔓生葉艾白色其子

赤亦可食酢而不美又作莖茨亦名藁蕪本艸注云蔓
延木上葉如葡萄而小四月摘其根汁白而甘五月開
花七月結實八月結青黑微赤冬惟凋葉而根不死即
詩云藹也此藤大者盤薄又名千歲藁韻會注云千歲
藁即今言萬歲藤大者如盤冬夏不凋故从木其形蔓
似艸故从艸在艸木之間也愚按易詩左傳皆以藁藹
二字連言未必兩物皆生一處况藁藹異字藁蔓之藁
从艸似藁之藁从木烏可援彼藁以解此藹乎嚴粲云
南土木美藁藹亦茂故以南言之藁說文云綴得理也
陸元朗云纏繞也張網云木上竦曰喬下曲曰樛喬則
與物絕故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樛則與物接故曰南
有樛木藁藹藁之藁藹在下之物也以木之樛故得附
麗以上孔云只之言是猶言樂是君子矣所謂君子指
文王也嚴云動罔不吉謂之福履蓋履即踐履之履視
履考祥自然行與吉會故不曰祿而曰履也綏安也言
福履安于其身也雅曰第祿爾康矣是也此言文王之

德遠及南方如樛木之蔭下而凡弱小之國有所依歸
如葛藟之得所繫也于是以福履祝之書曰文王誕膺
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正謂此也又
旱麓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屬
辭相類而取義有別彼以葛藟興福此則南有樛木
南國諸侯以葛藟自比而又祝其獲福耳

葛藟荒

陽韻

之樂只君子福履將

叶陽韻

之

興之比又賦資良翻也荒說文云

蕪也蔓延廣遠之意將猶扶助也
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是也

南有樛木葛藟

庚韻

說文作藟陸本
豐氏本俱作帶

之樂只君子福履成

庚韻

興之比又賦也藟通作藟

說文云艸旋貌成說文云就也兼全與久二義又豐熙
云願其早成王業亦通三章一節深一節累繫也荒則
奄之也繫旋則奄之周也綏者安也將者助之不已
也成者福於是大成也層疊歌咏藹然見無已之願

樛

韓詩作料木

三章章四句

序謂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朱子

從之然后妃不可稱君子其謬明矣朱子又云夫人稱小君大夫妻稱內子妾謂嫡曰女君則后妃

有君子之德固可以君子目之其牽強如此

南有嘉魚文王燕南國賓客也

朱子云此亦燕饗通用之樂歌愚按此必

文王時詩文王承紂命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諸侯咸歸心焉周南所咏南有樛木南有喬木皆南國事也此詩亦以南有嘉魚南有樛木起興其為燕南國賓客無疑後世因此遂通用之燕饗耳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

叶藥韻王雪山云胡郭翻說文作鰓鰓

君子有酒嘉

賓式燕以樂

叶藥韻歷各翻興也以魚起興與魚麗同意南朱子云謂江漢之間毛傳云江漢

之間魚所產也嘉魚魚名蜀都賦云嘉魚出於丙穴益
州記云蜀山謂之拙魚雜俎云丙穴魚食乳水食之甚
溫陸佃云鯉質鱗鱗肌肉甚美先儒言丙穴在沔南縣
北有亂穴二水經註云丙水上承丙穴穴出嘉魚常以
三月出十月入穴穴口廣五六尺去平地七八尺泉懸
注魚自穴下透入水穴口向丙故曰丙穴方輿勝覽云
丙穴在巴郡井峽中其穴凡十其中產嘉魚其出也止
于巴渠龍脊灘首有黑點謂照映星象相感而成長身
細鱗肉白如玉其味自鹹蓋食鹽象也本草陳藏器云
李善注蜀都賦嘉魚丙日出穴今則不然丙者向陽穴
也陽穴多生此魚魚復何能擇丙日耶陸云舊言魚尾
象篆文丙字故曰丙穴蓋爾雅魚枕謂之丁魚腸謂之
乙魚尾謂之丙則魚尾象丙豈特嘉魚而已又王質云
今辰州鄂州皆有此魚鄂州取以名縣然不必泥其名
但取其美惡或是因詩取號也黃震云周都西北以南
方之魚為美故云南有嘉魚未必獨指丙穴之魚也丙

穴之魚飲乳泉而美亦未必原名嘉魚也自詩傳引丙
穴之魚以釋嘉魚之詩世遂名其魚為嘉魚好詩者遂
又名其縣為嘉魚縣皆以其有經目託之為美談耳嚴
粲云下文樛木非木名則嘉魚亦非魚名要之詩人以
魚之嘉者歆之甘者喻賢耳亦通烝王肅云衆也解見
東山篇爾雅云霍謂之罩郭璞云捕魚籠也李巡云編
細竹以為罩無竹則以荆謂之楚霍詩詁云魚罩有自
上而下者有自下而上者今人謂自上罩下為罩則罩
之自上而下者今提咎也自下而上者謂捺咎即層類
淮南子云罩者抑之層者舉之為之雖異得魚一也朱
子云重言罩罩非一之詞也呂祖謙云嘉魚羣然入于
網罩之又罩取之不竭愚按此以興嘉賓非一之意取
物必以其具燕賓必以其禮君子有酒與魚麗篇同式
燕解見鹿鳴篇此燕禮即唐孔氏所謂燕聘問之賓之
禮式燕以樂用是
燕以樂此嘉賓也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

叶翰韻讀如
散先盱翻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行

叶翰韻苦旦翻興也汕說文云魚游水貌徐鍇云舒散

貌又爾雅云翼謂之汕郭璞云今之捺哥也陸佃云魚欲逸則罩之使入魚欲伏則汕之使出愚按汕乃虛字似非器名當從說文義為長曰汕汕者王雪山以為羣行自得之意是也衍說文云行喜貌又爾雅疏云飲食之樂也易云飲食行衍愚按行喜曰衍與式燕以教同意取興汕汕正在于此樂者情意之歡洽也衍者形神暢也舒

南有樛木甘瓠累之

支韻釋文作縈

之君子有酒嘉賓

式燕綏之

支韻支興也樛木解見周南羅願云瓠狀要類於首尾類於要微銳綠蔓而生長而瘦上曰瓠短項大腹曰瓠傳曰瓠謂之瓠誤矣蓋瓠苦瓠甘復有長短之殊定非一物也縈解亦見周南樛木篇樛木

興君子甘瓠興嘉賓呂云樛木下垂而美實縈之言相與固結而不可解也綏安也纏綿周至以安嘉賓之心

是人之於魚則亦豈有不可得者哉又云魚非有求于人而人則取之以為賢者亦如是而吾則強求之歟非也瓜蔓于地是豈可強使從人哉然其遇膠木也未嘗不繫之而上物之相從物之性也豈有賢者而不願從人者哉獨患不之求耳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又云父子之相親物無不然者故擇木之鳥常懷其親來而不去君子之事君如子之養父母義有不可已者故曰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孔子歷聘於諸侯老而不厭乃所謂烝然來思者惟莫之用是以終舍而去古之君子於士之至也則酒食以燕樂之故士可得而留也既燕矣而又未厭安之也嚴云成周太平持守之時所用之人必先有德立政之書卷阿之詩皆曰用吉士此詩魚曰嘉則味之美瓠曰甘則可以養人雖為孝鳥皆喻吉士也未至則勤求之已至則燕飲之是樂與賢也又

云南方有樛然下曲之木故瓠之甘而可食者得上而經綿之興成王屈已下賢則賢者得以上進固結而不可解也綏之謂燕飲以安之醴酒不設而穆生去蓋禮貌衰則不能安賢者之心也又云人君之於賢始則多方勤求之繼則禮貌以招延之其後則賢者聞風自至如翩翩然飛者是孝鳥鵜鳩羣然而自來也卷阿言吉士以有孝有德稱之故此詩以孝鳥喻賢也又思者燕而又燕見交際之歎洽所謂至誠樂與也朱子不從序說謂序得詩意而不明其用其曰太平之君子者本無謂而說者又以專指成王皆失之矣子貢傳則謂魚麗嘉魚瓠葉皆所以燕大臣既無明據申培說不能知其所作之繇但云全篇皆賦也已又詩緯舍神霧推度災沴歷樞等書及郎顗傳四始之說推嘉魚在已為火始更不可曉

羔羊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故詩人美

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

出朱傳 孔子曰于羔羊見善

政之有應也徐光啓云書畢命曰茲殷庶士席寵惟
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誇將繇惡終俗之不
良乃爾丈王一先以卑服道以懿恭而過化存神一
至于此自非上聖其能若是又云讀羔羊而不遊心
于無聲無臭者不可與言詩也至
德之世上下相忘衣衣食食而已

羔羊之皮

叶歌韻
蒲波翻

素絲五紵

歌韻毛詩作它
陸德明本作佗

退食自公

委蛇委蛇

叶歌韻
傳作律

湯何翻毛詩作委蛇
韓詩作逶迤外

後漢書作委蛇李

鉉字辨作倭施沈重讀作委委蛇蛇賦也小曰羔大
曰羊孔穎達云此說大夫之裘宜直言羔而已兼言羊

者以羔亦是羊故連言以協句剥取獸革謂之皮按生
曰皮理之曰革對文則皮革異故掌皮云秋斂皮冬斂
革也皮所以為裘大夫為裘用羔羊之皮周禮注謂取
其羣而不失其類儀禮注謂取其羣而不黨公羊傳注
謂取其執之不鳴殺之不號乳必跪而受之死義生禮
者此羔羊之德也毛傳云古者素絲以英裘薛君章句
云素喻潔白絲喻屈柔說文無純字當通作條說文云
扁緒也孔云織素絲為組紃以英飾裘之縫中素絲為
飾維組紃耳若為線則所以縫裘非飾也故干旄曰素
絲組之紃亦組之類雜記注曰紃施諸縫若今之條是
有組紃而施于縫中之驗錢氏云兩皮之縫不易合故
織白絲為紃施之縫中連屬兩皮因為飾所以言五
紃者補傳云合五羊之皮為一裘也百里奚衣五羊之
皮蓋倣古制又姚旅云皮小則合縫多而用絲煩五紃
見其皮之大只用五紃耳皮大則賤正言其儉也按羔
裘大夫超朝之服嚴粲云緇衣羔裘諸侯日視朝之服

卿大夫朝服亦服之其所異者君則純色臣則以他物
飾其褻所謂羔裘豹褻羔裘豹舄是也又按論語曰狐
貉之厚以居注謂在家所以接賓客則在家不服羔裘
矣朱子以為大夫燕居之服非是退食者退朝而食于
家也自從也猶言往也公公所也退食自公言退食已
畢從而之于公所也舊說謂自公退朝食于私家三章
皆一意未是鄒忠肅云王藻君日出視朝退適路寢聽
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蓋視朝之後
君適路寢臣亦視其治事之館乃所直之廬謂公館
非私家也此大夫蓋公爾忘私日恪位著以勤其官每
宵衣而盥食其自公所服此羔裘故即所見稱之又顏
師古以為卿大夫履行清潔減退膳食率從公道殊無
意義委蛇毛云委曲自得之貌孔云心志既定舉無不
中神氣自若事事皆然故云委蛇陸佃云魚屬連行蛇
屬紆行詩曰委蛇蓋取諸此張敬夫云重言委蛇舒泰
而有餘裕也嚴云服飾有常俯仰無愧節儉正直之意

隱然可見矣左襄七年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

羔羊之革

叶職韻訖力翻

素絲五

絨

職韻說文作絨齊詩作縑

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職韻

賦也說文云革獸皮治去其

毛革更之上章言皮以有毛故稱皮蓋將以為裘則不得去其毛此章言革則毛已脫去而裘將敝矣絨說文云羔裘之絨也孫炎云絨之界域孔云縫合羔羊皮為裘縫即皮之界域因名裘縫云絨又西京雜記云五絲為緼倍緼為升倍升為絨倍絨為紀倍紀為緩倍緩為緼此以絲言非羔裘之絨也自公退食者言自公之後退而食于私家也唐人詩曰侍臣緩步歸青瑣退食從容出每遲可想是詩景況矣

羔羊之絨

叶東韻讀如蓬蒲蒙翻

素絲五總

叶東韻祖叢翻

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東韻

賦也縫說文云以絨紩衣也次章言革毛去而革存也此章言縫革散而縫見也如晏子一狐裘三十年必希革而縫見可知總說文云聚束也胡一桂云竊意縫之突兀謂之紩有界限謂之絨合二為一謂之總又陸佃云羔羊之皮素絲五紩紩所以英表其制然也此言其節羔羊之革素絲五絨革者言散而因故以改造也此言其儉其儉羔羊之縫素絲五總革而又散則補緝以縫之此言其儉之至禮記緇衣篇曰苟有衣必見其散而引葛覃服之無斃為言亦此意也退食自公同首章之文王氏云朝夕往來出公門入私門出私門入公門而已終無私交之行也

羔羊三章章四句

序云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

正直德如羔羊也按所謂德如羔羊已無義理至
歸功于鵲巢所致則迂甚矣申培說但以爲美大
夫之詩子貢傳則云大夫貞而能儉忠乎
公室國史美之總之隨文生義無所發明

小星南國夫人承后妃之化能不妬忌以惠其下故

其衆妾美之如此

出朱傳序云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于君知

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按禮內則云夫婦之禮惟
及七十同藏無間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
之御將御者齊漱澣慎衣服櫛縱笄總角拂髦衿纓
褰屨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妻不在妾御莫敢
當夕舊說謂天子之御妻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
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
當一夕凡十五日而徧望前先卑象月初生漸進至
盛法陰道也望後先尊意可互觀每月十五六日月

相對故后獨當此二夕羅氏頗不然其說謂內寵無
並后豈有王后之尊下與庶妾更進迭退一月僅再
見者以禮言之天子之后每夕皆進于王所以正內
治五日一休以休沐為義則一嬪與其御進又五日
一休則一嬪與其御進凡四十五日而九嬪畢見凡
一時而再見一歲而八見此嬪御進見之大數也若
內則所謂五日之御則諸侯制也諸侯一娶九女夫
人及二媵各有姪娣此六人當三夕次二媵當一夕
次夫人專一夕凡五日而徧其御亦望前望後
先尊雖女君不在而其御日衆妾莫敢當之故曰莫
敢當夕也味此詩有實命不猶之語僅能迨承君惠
而已視螽斯之咏有間故知為南國諸侯媵妾所作

嘒

豐氏本
作嘒

彼小星三五在東

韻

肅肅宵征夙夜在公

東

寔

韓詩
作實

命不同

東韻
為微貌

興也

嘒本小聲之義故毛傳訓

曰有嘒其星是也孔

詩經世本古義

十六

十六

十六

子曰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于天婦從夫故月紀也月為后夫人之象妾持借其餘光以自耀故取興于星下文三五在東維參與昴正其所指之小星也毛傳云三心五噶洪範五行傳云心三星大星天王前星太子後星庶子爾雅云味謂之柳味即噶天文志云柳謂鳥喙南方宿有七共為朱鳥形柳朱鳥口也故名味按孔穎達謂心在東方三月時噶在東方正月時而陸佃謂三心以春見于東方最先見者五噶以冬見于東方最後見者蓋心之見在正春而噶之見在冬春之交故二家之言云爾然可知其不同時而見也又天文志星經皆以柳為八星則不得以五屬噶明甚愚謂三五在東不兼言心乃專指噶也步天歌云柳八星曲頭垂似柳近上三星號為酒享宴大酺五星守此詩之作蓋在冬春之時故道其所見如此至其所以取象于三五者亦自有意陸佃謂諸侯一娶九女姪娣與媵而八故詩正以三五況之是也肅說文云持事振

敬也通衆妾言之故重曰肅肅宵夜征行夙早也公公所也衆妾進御于君初昏見星而往將旦見星而還往來總在暗中雖夙亦是夜故曰宵征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燭至于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于房雞鳴太師奏雞鳴于階下然後夫人鳴佩玉于房中告去是夙夜往來皆在暗中也况衆妾乎其所謂在公者何所也古者王立六宮正寢一燕寢五皆王后之所治也九嬪居于九室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各帥其屬而以其時叙御于王所女御掌御叙于王之燕寢然則正寢為王后所專而燕寢雖嬪御皆得入矣諸侯之宮半于天子故禮曰卜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其御叙于燕寢之制亦宜同也實爾雅云是也說文云止也徐鍇云寔如此止如此也命朱子云謂天所賦之分也言其所以如此者錄其所賦之分不同于貴者是以得御于君為夫人之惠而不敢致怨于往來之勤也安命見諸妾感恩深處非自諉咎于命味一寔字有貼然尊奉

毫無勉強之意呂大臨云夫人無妬忌之行而賤妻安于其命所謂上好仁而下必好義者也

嘒彼

小星維參與昴

叶尤韻力求翻史記律書云北至于留留者言陽氣之搭留也索隱云留即昴

也元命苞云昴之為言留言物成就繫留是也豐本作聶

肅肅宵征抱衾與裯

叶尤韻陳

留翻爾雅作憐

寔命不猶

尤韻爾雅注作猷謂之實沈昴謂之莸頭天文志云參

與也劉熙云參

為白虎三星直者是謂衡石下有三星允曰罰為斬父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罰即伐孔穎達云伐與參連

體參為列宿統名之若同一宿然但伐亦為大星與參互見皆得相統故周禮熊旂六旒以象伐注謂伐屬白

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言六旒以象伐明伐得統參也是以演孔圖云參以斬伐公羊傳曰伐為大辰皆互舉

相見之文也故言參伐也爾雅云大梁昴也西陸昴也正義云昴為胡星亦為獄事晉志云昴七星天之耳也

北六星曰卷舌主察知佞讒也曲吉直而動天下有口
舌之害中一星曰天譴主巫醫其所以取象參昂者陸
佃謂進御之法姪娣兩兩當夕故詩又以參昂況之參
昂二星也而又皆西方之星其在于冬則以夕並見是
也愚按月令孟春之月昏參中尚書曰短星昂以正仲
冬皆謂見于南方作詩者所見蓋在冬春之交柳在冬
參昂在南皆一時事也衾說文云大被也孔云今名曰
被古者曰衾論語謂之寢衣也裯說文云衣袂祗裯按
方言汗襦自闕而西謂之祗裯後漢書羊續傳唯有布
衾敝祗裯是也曰衣袂祗裯者言有衣袂之祗裯也一
說鄭玄云牀帳也漢世名帳為裯抱衾與裯即掌御叙
于燕寢之事猶朱子云亦同也按猶本獸名性多疑慮
故借為恍惚相若之義鄧元錫云詩之安命如此誠味
之天下安有不盡分之人哉知命則無怨尤無怨尤則
能安土能安土則能樂天抱衾
裯而宵征宵征而肅肅安也

小星二章章五句

子貢傳云小臣奉使而勤勞于公賦小星申培說亦云小臣奉

使行役之詩然抱衾與裯正所謂聚兮爛兮者豈使臣語哉如泥夙夜在公之云為勤于王事則采

繁之詩亦當屬之使臣矣

江有汜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

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

出序申培說亦云諸侯之媵始不容于嫡終而進

之故作是詩孔穎達云嫡謂妻也媵謂妾也謂之媵者以其從嫡以送為名胡安國云諸侯有三歸嫡夫人行則姪娣從二國來媵亦以姪娣從凡一娶九女左傳云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按白虎通及春秋釋例公羊傳注云備姪娣從者謂其必不相嫉妬也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一人有子三

人共之若已生之不娶兩姊何傳異氣也娶三國女
何廣異類也姪姊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
娶之義也二國來媵誰為尊者大國為尊國等以德
德同以色質家法天尊左文家法地尊右所以不聘
妾何人有子孫欲尊之義義不可求人以為賤也又
云古者女嫁必姪姊從謂之媵獨言二國者異國主
為媵故持名之其實雖夫人姊姪亦為媵也又云諸
侯之娶凡九女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陰訟息所
以廣繼嗣又云夫人無子立右媵之子右媵無子立
左媵之子參前數說蓋所以廣胤嗣之道養壽命之
源其義遠矣此詩前二章為二國媵女之辭後一章
為嫡之辭蓋嫡媵和睦後所作序所謂媵遇勞而無
怨者謂前此遭苦虐而無
怨耳非真有勤勞之事也

江有汜

紙韻養里翻石經說文
俱作涯貴竹本作汜

之子

凌氏子貢傳本
作子之後同 歸

不我以

韻紙

不我以其後也悔

叶

紙韻虎消翻

興之此

二國之勝皆不得備數偕行故各迷其一章江解見漢
廣篇汜說文云水別復入水也爾雅云水決復入為汜
疏云凡水決之岐流復還本水者為汜劉熙云汜已也
如出有所為畢已而復入也朱子云今江陵漢陽安復
之間蓋多有之又云夏水自江而別以通于漢復還入
江冬竭夏流故謂之夏而其入江處今名夏口即詩所
謂江有汜也郝敬云以汜自比以江比嫡賢女恭順之
辭小星自託以日月之光比夫人江汜自沉以洪流之
量比正嫡知命守分所以為賢女之子是子也謂嫡也
婦人謂嫁曰歸之子歸者追數昔日之辭我媵自我也
能左右之曰以朱子云謂挾已而偕行也一說以用也
不我以者言棄我不用于君所也皆通悔說文云恨
也言自恨其前日之非而改過也此非威被文王后妃
不妬忌之化何以至是蔡汝楠云風之江沱雅之賓筵

皆取於悔繇變之起于正也故曰震无咎者存乎悔

江有渚

語韻

之子歸不我與

語韻

不我與其後也處

語韻

興之比也右滕尊于左滕上章當為右滕之辭此當為左滕

之辭爾雅云小洲曰渚毛傳云水岐成渚劉熙云渚遮也體高能遮水使從旁迴也與說文云黨與也不我與者猶言不與之為儔侶也處說文云止也請得其

江

有沱

歌韻

之子歸不我過

歌韻

不我過其嘯

豐氏本作歎

也歌

韻

興之比也此嫡辭也尚書云岷山導江東別為沱爾雅云水自河出為灘漢為潛江為沱孔穎達云皆大水分出別為小水之名也張萱云江貢也以貢于海為義別而為沱者為有它馬蔡沈云南郡枝江縣有沱水然其流入江而非出于江也華容縣有夏水首出于江尾入于沱亦謂之沱愚按上二章為滕辭曰汜曰渚皆取合流

于江之義喻已之歸依于嫡也此章為嫡辭曰沱取江
別為沱之義喻媵分雖卑不妨與已並進也興意各異
達者詳之之子指媵也歸謂今日來歸也媵向者不得
備數偕行至今日始歸也亦與上二章之子歸不同過
猶失也按過者越度之義如賢者過之之過故謂過為
失不我過者喜二媵之不念舊惡不以我為過也嘯說
文云吹聲也鄭玄云戴口而出聲也歌說文云詠也徐
鍇云長引其聲以誦之也劉熙云人聲曰歌歌柯也所
歌之言是其質也以聲吟咏有上下如草木之有柯葉
也故究翼言柯聲如歌也既嘯復歌見二媵之恬然自
得絕無咎恨怨尤之意蓋至是而嫡
媵之所以自處可謂各得其道矣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朱子以為是時汜水之旁媵
有待年于國而嫡不與之偕

行其後嫡被后妃夫人之化乃能自悔而迎之故
媵作此詩今按待年不行於禮有之公羊傳注云

諸侯之媵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未
任承事還待年父母之國白虎通亦云還待年父
母之國未任答君子也若此媵為待年之故而不
與嫡偕行豈得怨嫡乎又子貢傳云諸侯之夫人
終容其媵也賦江有汜則以此詩為專美嫡序則
云美媵也動而無怨嫡能悔過也云云則似專美
媵今按是詩兩述媵嫡之辭蓋兼美之至推
本其所以然則當歸之文王太姒之化耳

標有梅及時擇壻也

序云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

岷隱云此擇壻之辭父母之心
也申培說亦云女父擇壻之詩

標

趙岐孟子
注作芋

有梅

韓詩
作媒

其實七

質

今求我庶士迨其吉

質

今

興而賦也標擊也落也蓋擊而落之也梅木名華
白實似杏而酢陸佃云子赤者材堅子白者材脆

華在果子華中尤香俗云梅華優于香桃華優于色故天下之美有不得而兼者多矣若荔枝無好葉牡丹無美實亦其類也梅先桃李而華女失婚姻之時則感已之不如亦梅華雖先桃李然其著實乃更在後則婚姻之年或未嫌也按梅冬而華春而實實常多而易落曰七兮者孔穎達云十分之中尚七未落已三分落矣愚按此及下章其實三兮頃筐暨之皆未然事特借以形容時晚耳非真歷盡而始咏也求有選擇之意庶者未定之詞士者禮義之人也曰我庶士蓋女父言云爾迨及也有皇皇惟恐其晚之意吉吉日也及此吉日而定其人非謂便于歸也後放此孟子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女子盛年難久譬梅實之易落故為父母者惟恐得婿之過時而不覺其詞之棘如此按孫卿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霜降九月也冰泮正月也家語曰羣生閉藏乎陰而為化育之始故聖人以合男女窮天數也霜降而婦功

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昏禮殺于此而夏小正
二月則又云綏多士女據周禮媒氏以仲春之月令會
男女之無夫家者于斯時也相奔者不禁蓋嫁娶自季
秋至于孟春惟其所用不拘其月比常禮也及至仲春
而猶有男女之無夫家者謂若男三十女二十為期盡
蕃育則以媒氏會之使各盡所欲雖奔猶不禁奔非淫
奔也以事迫而禮簡不能如常昏焉故曰奔也鄭玄所
謂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是也黃佐云聖
人之慮天下也血氣既壯難盡自簡情實既開奚顧禮
義故昏欲及時者所以全節行于未破之日也故男子
十六而娶不踰三十女子十四而嫁不踰二十使不至
有過時之悔然則男女得以及時其亦周之禮化與徐
光啓云標有梅說者以為仲夏之時非也仲夏之時則
梅已將熟矣安得而有標落又安得有頃筐之多也梅
花繁初結實時常多而易落故如此嘗試驗之亦稍後
于桃天時耳左傳襄八年晉范宣子來聘告將用師于

鄭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于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杜預謂宣子欲魯及時共討

標有梅其實三

叶侵韻

分求我

鄭取其汲汲相赴

庶士迨其今

侵韻

此與而賦也其實三兮者承上章言過

三耳今急辭

也謂今日也

標有梅頃筐

豐氏本作匡

堅

叶未韻於既翻呂氏讀詩記作

堅之求我庶士迨其謂

未韻

堅與而賦也頃筐解見卷耳

土說文云仰塗也書所謂塗堅茨是也原無取義據鄭玄謂頃筐取之于地嚴粲謂取之于地露地濕也亦屬強解以意推之當是堅量之堅傳寫謬也堅平斗斛木也此又承上章言過此以往梅實當盡落頃筐貯之過盈故以木槩之也胡肅嘉云一時也而七而三而頃筐所盡即年華瞥爾何言之太迅也歐陽永叔曰梅實有

七至于落盡不出一月之間故前世學者多云詩人不
以梅實紀時早晚獨鄭玄以為過春及夏晚皆非詩人
本義周禮仲春奔者不禁何待初夏方為過時詩人咏
此以興物之盛時不可久言召南之人顧其男女方盛
之年懼其過時而至衰落乃期于庶士以相婚姻也謂
者父母遣媒妁通言姑先定約徐俟禮行也語云走兔
在野人競逐之積兔在市人不敢動在女父母自為其
子計不得不切然始終必以求為言不肯苟且遷就非
文王之教而何

標有梅三章章四句

按鄭箋之解求我庶士云我
我當嫁者謂求女之當嫁者

之衆士孔氏正義云言此者以女被文王之化貞
信之教興必不自呼其夫今及時之取已鄭恐有
女自我之嫌故辨之言我者詩人我此女之當嫁
者亦非女自我味其語意殊費幹旋朱傳徑以為

女子所作則豈有女思求男而為聖人之化者乎子貢傳有闕文今不錄

漢廣文王化行南國男女知禮詩人美之

出子貢傳申培說同

序以為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鄒忠肅云南有喬木題曰漢廣亦猶定之方中

南有喬

陸德明本作橋

木不可

豐氏本不可作可以

休

尤韻

息

孔穎達云詩之大體韻在

辭上疑休求字為韻二字俱作思韓詩外傳豐氏本俱作思

漢有游

孔穎達本作遊

女不可

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

丁叶漾韻

思江之永

薛君章句作漾說文作美

今按從此則廣泳美方四字皆成韻廣古曠翻

矣不可方

叶漾韻

思

興而比也南方之木

美作詩者自咏其土之所有也。喬說文云：高而曲也。爾雅云：句如羽。喬下句曰：朴工句曰：喬。又云：小枝上繚為喬。注云：樹枝曲卷似鳥毛羽，細枝皆翹繚。上句者名為喬木，木枝下蟠則陰，廣上繚則陰少。南有高竦之木，其陰不下及故，不可休息。興女之高潔而不可求也。經文息字當依韓詩作思，思者語辭。胡眉嘉云：樛木下垂則附之者易。喬木上竦則依之者難。此興之有義者也。漢水名，出嶓冢山，至大別入江。此漢上有游女者，薛君章句云：謂漢神也。言漢神時見不可求而得之，愚按據此則二句乃是比體。蓋如雉神宓妃之類耳。以比貞靜之女，可望而不可即也。泳說文云：潛行水中也。江水名，出岷山，東流與漢水合。東北入海，釋名云：江公也。小水流入其中，公共也。永說文云：長也。方說文云：併船也。爾雅以為汙也。方言曰：汙謂之穽。穽謂之筏。筏秦晉通語也。郭璞云：木曰穽，竹曰筏。小筏曰汙，亦作汙。又作桴，或作拊。泳以絕流橫度，言故屬廣方以順流上下，言故屬永。

巖漿云江水尤深潤于漢故漢止言不可泳而江言不可方此四句轉言女自可求但須媒妁通言六禮俱備不可以非禮而求猶江漢未嘗不可渡然須假舟楫以濟不可凌忽泳方之耳季本云漢水合江則濶故言泳江則其流本長故言方本詠漢而併及于江者地近人遠咫尺千里語其地則如漢之不可泳語其遠則如江之不可方蓋即女所近之比

翹翹錯薪

豐本作新下同言刈

豐本

作又

其楚

叶麋韻讀如取此主翻

之子于歸言秣其馬

叶麋韻滿補翻漢

之廣矣不可泳

韻見首章

思江之永矣不可方

韻見首章

思興而

翹說文云尾長毛也錯薪中之高者亦如之故云翹翹錯毛傳云襍也薪說文云莧也月令收秩薪柴注云大

者可析謂之薪小者合束謂之柴左傳言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以此證薪是羸大可析之物也豐道生云

新古文作𣎵从木定意而以辛諧聲小篆加斤以斧析木也隸借為新舊字而加艸為薪謂或艸或木皆可以析為薪也然古新舊字本从見而以柔諧聲窺戚字从家省而从親會意言一家之窺常見如新無厭憎也自借新為親舊字不知有窺為七斤切新亲皆柴薪字六義遂晦楚木名一名荆廣志云牡荆蔓荆也圖經云牡荆即作荑杖者枝莖堅勁作科不為蔓生故曰牡實而黃如麻子大蔓荆莖高四尺對節生枝秋結實斑黑如梧子大而輕虛沈括云揚州宜揚荊州宜荊地名因此荆或為楚楚亦荆木之別名也荊在襍薪之中尤為翹翹故析薪者欲刈之以喻此女在眾女中尤為高潔人寧不思欲娶之乎之子此女子也秣食馬穀也馬所以駕車士昏禮壻親迎至婦家婦升車則壻投綏御輪以行今曰秣馬謂親迎也然非必作詩者自欲娶此女蓋謂其不可以非禮干設言人若欲娶之者必待秣馬以行親迎之禮而後可娶耳鄒忠肅云翹薪四語似與

章首四句遙對蓋喬木不可休錯薪則有可刈也游女不可求于歸則有可效也未又重述漢之廣矣四句以咏嘆之

翹翹錯薪言刈其蔕之子于歸言秣其駒

虞韻

漢之廣矣不可泳

韻見首章

思江之永矣不可方

韻見首章

思興

比也蔕蔕蔕也一名購故爾雅曰購蔕蔕郭璞云蔕蔕也生下田初生可啖江東用蔕魚也陸璣云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及澤中正月根牙生旁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為茹羅願云今古以為珍菜按蔕亦艸中之翹翹者許慎云馬二歲曰駒三歲曰駢乳穎達云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駉六尺以上為馬五尺以上六尺以下曰駒古者駕車兩服兩駉服必壯馬駉可用其次者前言秣馬衡外夾轅之服也此言秣駒衡下襄駕之駉也范景文云王者不易民而治此類是也望見端莊靜一之女而嗟歎之不

足其人亦
賢者也

漢廣三章章八句

朱傳謂文王之化自近而遠先及於江漢之間而有以變其淫

亂之俗今按此詩具見女慕貞潔男知禮義以此歸本于文王之化漸被致然可耳未必江漢之俗有淫亂之事大約因舊說解漢有遊女為遊蕩之女故致此誤若韓詩以為悅人也其意亦謂之子守禮之可悅耳不善會之鮮不以辭害義

采芣蔡人之妻傷夫也

韓嬰詩序以為傷夫也劉向列女傳云蔡人之妻者宋人

之女也既嫁于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不改其意且夫采芣芣之草雖其臭惡猶始于捋采之終于懷禰之浸以

益親況于夫婦之道乎彼無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
去終不聽其母乃作采芣之詩君子曰宋女之意甚
貞而一也愚按此亦后妃之化也冉伯牛有惡疾故
文選用其事而曰冉耕歌其采芣蓋相傳舊矣或疑
蔡宋非古國名按國語云文王之即位也諏于蔡原
韋昭注謂蔡蔡公也羅泌路史國名記蔡黃帝後結
姓國靳春汪中有蔡山又樂記云武王下
車而投殷之後于宋則蔡宋非舊名而何

采采芣芣

紙韻釋文作苢

薄言采

叶紙韻此禮翻亦

之采采芣

芣

見薄言有

韻亦叶紙韻羽軌翻

之

興而此也采捋取也重言采

在或無唯車前蒼耳所在有之故采芣卷耳之詩正言
此二物芣芣一名馬舄一名車前一名當道大葉長穗
好生道邊及牛馬跡中故曰馬舄車前當道也一名牛
遺陸璣云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可驚作茹大滑其子治

婦人產難本草云生平澤丘陵阪道中一名勝鵝亦或謂之陵鵝列子云若繩為鵝得水為鱉得水土之際則為蠅蟻之衣生于陵屯則為陵鵝屯阜也故或謂之蠅衣韓詩外傳云直曰車前瞿曰采芎蓋生于兩旁謂之瞿圖經云春初生苗布地如匙面累年者長及尺餘如鼠尾花甚細青色微赤結實如葶蘆赤黑色今人五月採苗七八月採實程子云薄言發語辭嚴聚云薄言震之薄言追之薄言采芎凡薄言二字皆辭也朱子云采始求之也有既得之也薛君章句云采芎臭惡之菜采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以事興采芎雖臭惡乎我猶采取而不已者以興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

采采芣

苢薄言掇

韻

芣采采芣薄言捋

韻

之興而比也掇說

說文云取易也詩詁云以指歷取也陸燾云舊說掇拾其穗也采芣無取穗者子之在地者拾之未落者捋之

也孔穎達以為此章言采時之狀是也

采采芣苢薄言結叶屑韻之采

采芣苢薄言禴

屑韻陸德明本作擷

之

興而比也爾雅說文皆云執衽謂之結孫炎云執衽

者持衣上衽徐鍇云舉衣衿之一角也說文云以衣衽扱物謂之擷李巡云扱衣上衽于帶衽者裳之下也置衽謂手執之而不扱擷則扱于帶中矣陳祥道云鄭氏釋喪服傳曰婦人不殊裳其服如深衣而無衽按詩言婦人之采芣苢或結衽或擷衽是婦人之服未嘗無衽也輔廣云曰采曰有則始求而既得之辭曰擷曰採曰禴則既采而攜以歸之辭曰結

芣苢三章章四句

子貢傳以為文王之詩萬民和樂童兒歌謠賦芣苢申培說亦

謂童兒闢草嬉戲之詞然不識何以專采芣苢豈以其多生道旁故耶味亦短矣序則謂芣苢后妃

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按神仙服食法曰
車前之實雷之精也善療孕婦難產蓋以其性大
滑毛萇陸璣皆取之以此為樂有子之證尤屬鄙
淺不經或又引本草云強陰益精令人有子今考
神農本草經之語第云車前子味甘寒無毒主氣癰
上痛利水道小便除濕痺久服輕身耐老初無宜
懷妊之說至唐本餘等始增入此語蓋因毛說而
附會之也滑伯仁云車前性寒利水男子多服則
精滑而易痿婦人多服則破血而墮胎豈宜子乎
又周書王會篇茱萸本作杼杻及山海經雖云茱
萸食之宜子然謂其出于西戎又指為木名縱使
果有之亦別是一種未可便指為此之茱萸也馮
時可云吾獨取韓詩之言惡疾不相棄則有得乎
性情之正且不失風人之旨以意逆志者當自得
之矣

野有死麕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有貞潔自守不為

强暴所汚者詩人因所見而美之

出朱傳序云惡無禮也天下大亂

强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邶敬云紂時淫昏成俗而羞惡之心人所自有

文王化行皆知無禮之可惡故詩不貴其貞潔而貴其知恥知恥自不屑不潔此導民之本格心之化也

野

凌氏子貢傳本作莖

有死麕

真韻此章隔句用韻陸德明本豐氏本俱作麕陸又云一作麕

白

茅包

叶有韻補苒翻路史作苞

之有女懷春

真韻吉士誘

有韻豐之本作求之

而此

賦也說文毛傳皆謂郊外曰野麕麕也鹿屬無角本草注云麕類甚多麕其總名也陸佃云麕性善聚善散故

从囿困聚也亦散也齊人謂麕為麕或謂麕性善驚故从章吳越春秋謂章者獐獐也蓋麕鹿皆健駭而麕性

膳尤怯飲水見影輒奔道書謂麋鹿無魂又謂麋鹿白膳善怖為是故也爾雅麋曰其跡躔麋曰其跡解蓋麋性迷惑故其跡躔而不解麋性散驚故其跡解而不躔郝云麋鹿比奔也死麋死鹿如惡惡臭醜詆之辭茅郭璞云管屬說文訓管為茅訓茅為管非是通志云茅類甚多惟白茅擅名陸佃云茅體柔而理直又潔白故先王用之以藉亦以縮酒包茅云裹也道作苞禮註疏解苞苴云苞者以草包裹苴者以草藉器貯物羅泌云先王之治先其禮而後其樂樂者溷濶之意而禮者人之城也禮勝則愚故樂以生之樂勝則流故禮以守之禮也者所以嚴分而防洩者也苟嚴矣何慢之足憂苟防矣何亂之足病詩云野有死麋白茅包之夫麋既已死矣在所可棄矣而猶苞以白茅何耶死惡其洩于地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易曰藉用白茅无咎苟厝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此禮之所以不可以已而流遁者之所以獲罪于聖人也愚按詩之興意謂

野有死麕人惡其臭猶或以白茅包裹之此强暴之男
何止如死麕之可惡乃任其狂逸而莫之制使其穢德
彰聞何邪有女者詩人美此女也懷春者鄭玄孔穎達
皆云仲春為昏時故貞女思仲春之以禮與男會也
吉士美士也誘儀禮誘射論語善誘人之誘爾雅云進
也毛傳云道也此女非不懷婚姻然必待吉士以禮進
而道之如媒妁之言是也詩咏此女有三善焉曰懷春
則必依其時曰吉士則必得其人曰誘之則必合其禮
非聖化所

林有樸檉

屋韻

野有死鹿

屋韻

白茅純束

沃韻

有

女如玉

沃韻

上章

腐春

包誘

隔句

兩韻

此而

賦也

樸檉

說文

云

上二

句

下二

句

小木詩話云孔疏引爾雅樸檉一名心江河間以作柱
案小木通呼樸檉即非木名云可作柱則大木也孔疏
引樸檉以為樸檉誤矣林有樸檉以野中之所見言繼
之曰野有死鹿言有死鹿在野外之林中鹿獸名有

角純通作全亦音近也全用白茅裹束此死鹿亦惡其
臭也如玉鄭玄云取其堅而潔白不以色言此強暴之
男譬如野外林中之死鹿徒足啓人
畏惡厭絕耳其能况如玉之女乎
舒而脫脫

叶隊韻徒

對兮無豐本作感我悅兮無使厖說文也吠隊韻賦

云緩也脫通作媯說文云好也舒而脫脫者言此女舉
止舒遲而容貌又姣好也即上章美其如玉之意無通

作毋下同戒強暴之辭也感爾雅云動也我我女子也
詩人敬愛之至故以我稱之若託于女子之自道然者

悅拭物之中女子所佩也內則云女子生設悅于門右
感我悅者女子自動其悅蓋見此強暴之男來則女子

必奔走失度而避之至動其佩飾也厖通作彪說文云
犬之多毛者字从犬从夕吠說文云犬鳴也孔穎達云

非禮相陵主不迎客則有狗吠郝敬云此章述女子羞
惡之情言彪吠則狗最惡之矣左昭元年鄭伯享趙孟

子皮賦野有死麕之末章杜預注謂喻趙孟以義撫諸侯無以非禮相加陵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厖也可使無吠子皮與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于戾矣范景文曰通篇皆詩人美貞女刺狂夫若作女子拒之之辭終乏風霜之氣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豐本篇名作野麕

毛鄭解野有死麕白茅包之野有死鹿白茅純束皆謂四荒則殺禮貞女之情欲令以白茅裹束野中田者所分麕肉鹿肉為禮而來諸家及朱子皆因之案昏禮五禮用鴈唯納徵用幣無麕鹿之肉舊註殊屬不經且思下一死字豈佳語耶子貢傳謂楚人求昏而不能其禮女氏拒之然不能其禮似不應醜詆如是之甚申培說謂婚媾惡無禮之詩玩此詩實未嘗為昏媾也若季本直目為淫詩

則究
甚矣

麟之趾美文王子多賢也周家世有聖母故其子孫

之盛且賢如此

所以知為贊聖母者以言麟不兼麒麟之北者也三章皆詠麟

而一則美公子一則美公姓一則美公族固知非專指太如何者武王周公皆晚得子安得此時遂詠公姓至公族則愈遠矣主太任以稱文王之子則為公姓故美公姓知其為贊太任主太姜以稱文王之子則為公族故美公族知其為贊太姜詩三詠麟蓋分擬三母也

麟齊詩之趾

紙韻釋文豐氏本俱作止

振振公子

紙韻

于嗟麟兮

三章俱用

此一句結不用韻

比中有賦也按說文云麋仁獸也麋北麒麟也麟大北鹿也則字當作麋經傳中麟麋通用

陸佃云不踐生草不食生物有愛吝之意故麋从吝一
說麋不世出世衰則麋死故从吝吝惜也京房易傳云
麋麋身牛尾狼額馬蹄有五采腹下黃高丈二何法盛
云麒麟獸也北曰麒麟牡鳴曰遊聖牝鳴曰歸和春鳴曰
扶幼夏鳴曰養綏秋鳴曰藏嘉各鳴曰思邊張揖云麟
者含仁懷義行步中規折旋中矩遊必擇土翔必復處
不羣居不旅行不犯陷穿不罹罟罟文章彬彬瑞應圖
云麟王者嘉祥食嘉禾之實飲珠玉之英大戴禮云毛
蟲三百六十而麟為之長禮運云麟以為畜則獸不狘
孔子云刳胎伐天則麟不至羅泌云蔡邕以為中央軒
轅大角之信詩含神霧以為木之精鶡冠子以為北方
玄枵之獸或云陽氣所孕又云純陰之精保乾圖以為
歲星之散運斗樞以為機星得則生陳欽以為西方之
毛蟲廣雅以為壽一千抱撲以為壽三千自漢而來為
祥說者咸謂麟生于火而遊于土王者視明禮脩好生
惡殺勳有儀容賢者在位不肖者退則見郊野禮斗威

儀謂君垂金而王政太平則在郊而春秋考異郵以為
王者功平則至孝經緯亦言德至鳥獸則鳳凰翔麟
臻遂使庸君想致學士妄談按羅願謂麟只如麋麋之
屬後世言麋者皆妄果爾則何以稱四靈陸璣謂今并
州界有麟大小如鹿乃司馬相如賦所言射麋脚麟者
非瑞獸也然則羅氏所指殆即此物歟趾本作止說文
云下基也象艸木出有止故以止為足麟之趾贊太
也孝經曰親生之膝下因下文言振振公子故以趾咏
麟之為趾生艸不踐生蟲不履是其仁之見于趾者也
舉一趾以見其仁而舊說謂以趾比公子非也振說文
云奮也季本云振振者振動之意文王之德繇親親而
達于仁民愛物故其公子皆振動其良心莫不興起于
仁可以任民物之責也所以知此詩為美文王之子者
以公子二字知之文王時尚未王也文王諸子除三叔
不足道若武王周公皆聖人其餘伯邑考康叔封邠叔
武曹叔振鐸聃季載皆出自太姒以賢仁著稱至于衆

妾所生則武王之異母弟又有毛郤雍滕畢原豐郇之
屬所謂則百斯男者非太姒有仁厚之德何能孕祥鍾
美如是故詩人復嘆息而稱之曰信哉太姒之為
麟也以太姒之仁如麟也于者舒氣嗟者嘆聲
麟

之定

徑韻字書豐本俱作頤

振振公姓

叶徑韻蘇佞翻

于嗟麟兮

賦比中有也宜

爾雅作頤云題也按說文無頤字當通作頤項者顛也
所謂頤也麟之定贊太任也太任者王季之妃朱子謂
麟有額而不以抵是其仁之見于定者也因下文言公
姓則太任為祖母居上臨下為定之象公姓朱子云公
孫也姓之為言生也按禮記玉藻云子姓之冠也注謂
孫是子之所生故曰子姓一說孫傳姓者亦通公姓主
文王之子言之于嗟麟兮復嘆息言太任之仁亦如麟
故有此賢孫也大雅云思齊太任又云摯仲氏任來嫁
于周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列女傳云太任之性端一誠
莊皇王大紀云太任有賢德目不視窈色耳不聽淫聲

口不出
惡言

麟之角

叶屋韻
盧谷翻

振振公族

屋于

嗟麟兮

比中
有賦

也按麋漢石刻全似鹿但一角直卓如浮圖其端有肉
圓如栝實孝經右契春秋感精符皆言麒麟雖一角明海
內之共一也陸佃云麋似麋而無角按爾雅曰騊如馬一
有麋而角也傳曰麒麟似麋而無角按爾雅曰騊如馬一
角不角者騊然則麒麟從騊省不角故也漢終軍傳云麋
角戴肉設武備而不為害所以為仁或曰麋肉角鳳肉
味皆示有武而不用也麟之仁見于角所以贊太姜也
太姜者太王之妃于文王之子則為曾祖母所處益高
故取象于角孔穎達云先言趾次定次角者麋是走獸
以足而至故先言趾因從下而上次見其額次見其角
也陸佃云始于趾終于角每况愈上族謂三族也三族
者父子孫三輩之親則三代矣自太王而下為王季為
文王為文王之子是三輩之族皆自太姜傳之故主太
姜而呼文王之子為公族也羅泌云禮小記曰親親者

以三為五以五為九是所謂九族者夫人生則有父祖則有子父子與已此小宗伯三族之別也父者子之祖因上推之以及於已之祖子者父之孫因下推之以及於已之孫此禮傳之以三為五也已之祖自已子視之則為曾祖王父自己孫視之則為高祖王父已之孫自已父視之則為曾孫自己祖視之則為玄孫故又上推以及已之曾高下推以及已之曾玄是所謂以五為九也而或者謂高非已之所逮事玄非已之所謂以五為九一族則其所睦為不廣於是執為異姓之說以為父母妻之族合則為三別則為九父之族別而四母之族別而三妻之族別而二是不然在爾雅內宗曰族母妻之族曰黨父可以為黨而妻與母不得謂之族也白虎通云族者湊也聚也恩愛相流湊也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于嗟麟兮歎息言太姜之仁亦如麟故能傳世衍族皆賢如此也列女傳云太姜貞順率道靡有過失廣于德教而謀事次之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陸元朗云序本或直云麟趾無之字子貢傳申培說俱作

麟止序云闕睢之應也闕睢之行則天下無
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愚
按所謂闕睢之應者謂后妃有闕睢之德故有振
振公子之應此但以詮首章之義可耳其謂衰世
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者鄭玄謂當文王與紂
之時乃是衰世而闕睢化行公子皆信厚與禮合
古太平致麟之時不能過也此則指麟為瑞應而
以公子當麟瑞于義迂矣朱傳謂文王后妃德脩
于身而子孫宗族皆化于善故詩人以麟性仁厚
其趾亦仁厚興文王后妃仁厚故其子亦仁厚曰
定曰角放此夫一麟耳而興文王又興后妃殊乖
體物之義子貢傳但云周人美公子之多仁也申
培說亦云文王之子多仁賢美之則第贊公子為
麟足矣分之為趾為定為角何居昧詩人立言之

意矣

殷其雷憂文王也文王囚於羑里其臣相與救之室

家明於大義從而思之

何以知為憂文王也以殷其雷在南山二語知之雷者紂

威也南山者周地也是詩也其閼天太顛輩室家之為之歟按竹書帝辛二十三年囚西伯于羑里桓譚新論云文王修德百姓親附是時崇侯虎與文王列為諸侯德不及文王常嫉妬之乃譖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中子旦皆聖人也三聖合謀君其慮之乃囚文王于羑里史記云紂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意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聞之竊笑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羑里又云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

皆密之將不利於帝帝紂乃囚西伯帝王世紀云紂
囚文王文王之長子曰伯邑考質於殷為紂御紂烹
為羹賜文王曰聖人當不食其子羹尚不知也皇王大紀云周
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皇王大紀云周
之臣子日夜憂懼謀所以救其君父者無所不至竭
國中珍寶良馬使閔天太顛來獻遣使四出謀於牧
伯及合諸侯諸侯憂懼憤惋入見請從昌因乃召昌
釋之史記云紂囚西伯於羑里閔天之徒患之乃求
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驕他奇怪物因殷
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說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
況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專征
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太平御覽云文王四臣散
宜生等周流海內經歷豐土得美女二人白馬朱鼠
以獻於紂陳於中庭紂立出西伯文王在美里時演
易八卦為六十四作鬱尼之辭困于石據于蒺藜乃
申憤以作歌曰殷道溷溷濁漫煩兮朱紫相合不別

分兮迷亂聲色信讒言兮炎炎之虐使我愆兮幽閉
率竄繇其言兮邁我四人憂勤勤兮又古今樂錄炎
災之虐二句作閭閻之虎使我寡兮蓋謂崇侯虎也
四人舊注謂太顛閼天散宜生南宮适也王世貞云
內文明外柔順俟命正志生死不易文王之德也委
曲萬變以出其主而任其過顛天之德也文王之德
臣德也身謀之也顛天之德亦臣德也為君謀之者
也巽之九二曰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夫子贊之
曰巽以行權嗚呼至哉陳氏云或曰為人臣者亡道
以免其君之危則苟而可歟曰人臣以忠為其道夫
能忠以免其君而何苟歟吾聞之也人臣之事君也
猶子之事其父也為人子者不幸而其父之有過苟
可以全吾父何弗用也為人臣者不幸而其君之有
患苟可以免吾君則何弗用也替瞽殺人臯陶執之
夫臯陶之執之也則既已離於天子之司敗矣而舜
耳勿恤也竊負而逃竊負而逃非天子所以事其父

而舜為之以救敗也。閔天散宜生之間以行其賂而免文王於桎也。是亦竊負而逃之譬也。或曰文王乃幸以免難歟。曰文王何知焉。閔天散宜生之為之而紂之出之也。其為之不知所以為而其出之不知所以出幸而出之而文王固且曰天王之聖明也。又何怨焉。且吾聞之也。人臣之事君也。猶子之事其父也。昔者舜之祇載瞽瞍也。起居飲食未嘗不在側也。索而殺之則不可得。故曰小杖則受大杖則走。孝也。文王之幸免患於紂而受成於二三子之計也。是亦大杖則走之譬也。

殷其雷

灰韻 陸德明本作雷

在南山之陽

韻

何斯遠斯

莫敢或遑

陽韻

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灰韻

也殷者作樂之盛稱

故有盛大之義。張子厚云天地之氣陰因陽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郝敬云比殷商也。南山周終南

山南山曰陽雷發聲不在他處而獨于南山之前後左右施其搏擊之威以喻紂之偏與周為難也時文王有美里之厄而其臣若閔天輩相與奔走出力以救之其為之室家者偶聞雷聲殷殷然感風雨將作而念其君子故即其事以起興張敬夫云如鸛鳴婦嘆之義將風雨則思念行者也何者疑念之辭何斯之斯斯此人謂君子也達說文云離也達斯之斯斯此所謂室家也莫之言無蓋音近也達說文云急也我君子辭室家而遠出將以脫主於難莫敢或急求畢事也振說文云舉救也所救之方不一故曰振振張子厚云勸使勉也或用權或用術然後可以出文王而使之歸周而我之君子亦可與之俱歸矣故曰歸哉歸哉凝望之辭也上歸哉謂文王也下歸哉謂君子也嚴粲云冀其畢事來歸而不敢為決辭知其未可以歸也

殷其雷

見在南山之側

職韻豐氏

何斯達斯莫敢遑息

職韻振振

君子歸哉歸哉

見上興之比又賦也孔穎達云上陽直云山南北云側不復為山南三方皆

是毛傳云在其陰與左右也郝云在南山之側天威不測也息本喘息之義人一呼一吸為息故謂息為止莫

敢違息者莫敢求止息也

殷其雷

見上

在南山之下

叶虞韻後五翻

何斯違

斯莫敢違處

叶虞韻讀如取此主翻

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見上興之比

又賦也鄭玄云下謂山足陸佃云語曰雷高弗雨雷在南山之下則雨矣愚按此以比紂怒將解也處說文云止也謂至家而安止也首章言莫敢違或違謂當宛轉相機以圖之次章言莫敢違息謂當竭蹶趨事以圖之此章言莫敢違處則紂怒已可挽回歸期行且不遠特不敢急遽求歸耳文王之時不獨為之臣者能篤忠貞而其婦人亦能明于大義若此

殷其雷三章章六句

子貢傳謂召公宣布王命諸侯服焉賦殷其雷申培說謂

武王克商諸侯受命于周廟出就終南之館故作此詩然何斯違斯二語終非踴躍受命氣象序以為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其於經之大義固無所害而所謂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者則亦不過因此詩在召南中遂從而附會之耳郝敬則云西伯率南國大夫以服事殷故婦人以天威比王命託咏殷雷亦猶汝墳之王室如燬也語意差近並存之

騶虞美文王蒐田也

何以知其為蒐也禮四時之田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

彼茁者葭則春之時也左傳曰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此詩所言者春蒐之事意其即為彼之蒐與若六韜言文王齋三日乘田車駕馬田于渭陽見太公載與俱歸史記亦言周西伯將出獵卜之

曰所獲非龍非影非虎非羆所獲伯王之輔於是西
伯獵遇太公于渭之陽據書無逸篇稱文王不敢盤
于遊田其見于傳記者惟此二役而已然此詩唯咏
獲紀縱不侈得賢則必非渭陽之田也又周禮射人
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
虞九節五正禮記射義為闡其說曰天子以騶虞為
爵樂備官也倘亦以騶御虞人無不在列以充任使
故謂之備官歟然此詩若咏文王則固諸侯也而天
子用之為射節何居蓋文王既追王則亦天子
矣不然如文王之辟雍亦何以為天子之學乎

彼茁者葭

麻韻

壹

詩緝

豐氏本

俱作一下

同

發

麻韻

五

貳

麻韻

于

賈誼新

書作吁

嗟

乎

乎

乎

虞韻三

騶

豐氏

石經

本作鄒

虞

韻二字句

舊叶

麻韻云

即東方

朔所謂

騶牙者

也次章

又叶東

韻

同

一虞字

而兩其

讀不通

甚矣

劉芳詩

疏作吾

也彼者

徐鍇云

據此之

稱謂彼

之也指

葭言茁

說文云

賦

也

賦

也

賦

也

賦

也

賦

也

賦

也

賦

也

賦

草初生出地貌葭蘆葦又名華一物四名鄭玄云記蘆
始生者著春田之早晚說文亦以葭為葦之未秀者發
發矢爾雅云豕牝為豕一曰豕二歲能相把擊也見周
禮注小爾雅云大者謂之豕按廣雅凡獸二歲通名為
豕據杜預解春獵為蒐謂蒐索擇取不孕者若云豕牝
則有孕道當從二歲名也禮曰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白
虎通云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上以共宗廟下以簡集士
衆也公羊傳則以春獵為蒐舊說謂擇取不孕任者若
治苗去不秀實者所以專取春農之害也一發五豕者
牲迎虎為其食田豕所以除春農之害也一發五豕者
毛傳云虞人翼五豕以待公之發鄭玄云君射一發而
翼五豕者戰禽獸之命必戰之者仁心之至孔穎達云
田獵有使人驅禽之義周禮田僕設驅逆之車驅之逆
之皆為殺也不盡殺之猶如戰然故云戰禽獸之命也
按易王用三驅褚氏諸儒皆以為三面著人驅禽必知
三面者禽惟有背已向已趣已故左右及于後皆有驅

之即毛傳之所謂翼也蘇轍云于君之射也一發而虞人翼五靶以待之此蕃之至也然猶不敢盡取之一發而已王應麟云言私其縱獻研于公致禽之禮也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奉上之誠也彼茁者葭一發五靶愛物之仁也嚴粲云止于一發仁心之至不忍盡殺故也騶說文云廐御也按月令季秋天子乃教于田獵命僕及七駟咸駕鄭氏云七駟為趣馬主為諸官駕說者也左成十八年晉悼公使程鄭為乘馬御六駟屬焉使訓羣騶知禮是騶為騶御也虞者掌山澤之官周禮有山虞澤虞左傳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有虞人之箴即此虞也君田獵則騶御及虞人咸在故作詩者呼騶虞之官而嘆美之馮時可云美公之仁而及于掌鳥獸之官猶咏王德而及于武夫言非但其主仁即其下亦能體上意而仁及于物故吁嗟以嘆之耳朱善云先儒所謂舉一世而言固無一人之不仁舉一人而言又無一事之不仁者惟此詩為然又周禮疏引韓魯

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賈誼新書云禮者臣下所以承其上也故詩云一發五祀吁嗟乎騶虞騶者天子之圉也虞者圉之司獸者也天子佐與十乘以明貴也二柱而食以優飽也虞人翼五祀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人臣于是所尊敬不敢以節待敬之至也甚尊其主敬慎其所掌職而志厚盡矣作此詩者以其事深見良臣順下之志也者可以義矣故其嘆之也長曰吁嗟乎雖古之善為人臣者亦若此而已愚按騶為天子之圉別無明文據皇氏謂天子馬有六種種別有騶又有總主之人并六騶為七故云七騶即趣馬之類是也所以咏及于騶者為其御馬以田車攻之詩言四黃既駕兩騶不倚不失其馳皆騶之能事故及之耳又此詩咏愛物之仁而賈說專言事

彼茁者蓬

東韻

壹發五縱

東韻

于嗟乎

虞騶虞

韻

散生

賦也蓬陸佃云蒿屬草之不理者也其葉

如蓬末大于本故遇風輒拔而旋雖轉徙

韻

東韻

東韻

東韻

東韻

東韻

東韻

東韻

東韻

東韻

東韻

東韻

東韻

東韻

東韻

東韻

東韻

東韻

無常其相遇往往而有故字以逢說苑云秋蓬惡于根
本而美于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是以君子務本也
縱說文云生六月豚一曰一歲縱尚藂聚也見周禮夏
官註小爾雅云豕之大者謂之豨小者謂之豨孔穎達
云七月云言私其縱獻豨于公周禮大司馬職謂大獸
公之小禽私之縱言私明其小也又按爾雅豕生三縱
二豕一特郭璞云豨生子常多故別其小者鄭志張逸
問豕生三曰縱不知母豕也豚也答曰豚也過三以往
猶謂之縱以自三以上更無名也故知過三亦為縱然
則縱蓋豕之小而多者也季本云豕大故藏于葭縱小
故藏于蓬陸佃云葭澤草蓬陸草把拏縱藂聚皆蕃
之意也葭茁于下蓬茁于上豕獲于前縱獲于後以言
上下草木鳥獸繁殖呂祖謙云彼茁者葭彼茁者蓬記
蒐田之時蓋曹子桓所謂句芒司節和風扇物草淺獸
肥之時也一發五豕一發五縱獸之多而取之鮮也反
三隅而觀之則天壤之間和氣充塞庶類繁殖交于萬

物有道而思足以及禽獸者皆可見矣馮時可云獸五
惟一發者不忍盡殺仁心如是而宋儒以為中必疊雙
是後世之巧射窮兵黷武者所為非三代之禮射矣至
以謂四矢為一發偶一矢疊雙乃得五尤附會可笑

騶虞二章章四句

舊皆作章三句序以為鵲巢
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

朝廷既治天下能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
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先儒泥仁如騶虞之
說遂鑿空指一獸名之騶虞以為國君如之又泥
于麟趾為闕睢之應騶虞為鵲巢之應則曰意者
文王之時二物應感而至故詩人以發興益無稽
甚矣按騶虞為獸名見于周書王會毛氏以騶虞
為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後世皆祖其說如司
馬相如封禪文云罔騶虞于珍羣其頌曰般般之
獸樂我君罔白質黑章其儀可喜旼旼穆穆君子
之態吳薛綜頌曰婉婉白虎優仁是崇饑不侵暴

因不改容斂威揚德君子之風陸機云騶虞尾長
于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應信而至陸佃云騶虞
西方之獸其色見于白其文見于黑又名之曰虎
則宜正以殺為事今反不履生草食至死之肉蓋
仁之至也諸家考較形似別白聲象若真見其物
然者愚獨有以斷其不然蓋爾雅乃詩詁其釋獸
中無騶虞也又漢武帝時建章宮後有異物出焉
其狀如麋東方朔云此騶牙也或以為即騶虞既
屬附會而淮南子言散宜生得騶虞雞斯之乘獻
紂尚書大傳云散宜生等之於陵取怪獸尾倍其
身名曰虞蓋騶虞也山海經云林氏有珍獸大若
虎五采畢具尾長于身其名騶吾乘之日行千里
六韜云紂囚文王閔天之徒詣林氏國求得此獸
獻之紂大悅乃釋之張華亦云騶虞具五采乘之
日行千里詳上數說則騶虞乃馬類是皆不足信
墨子謂成王之樂命曰騶吾或疑為即此詩騶虞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世本古義
卷八

四十一

然別無所見琴操則云騶虞邵國之女所作也古者役不踰時不失嘉會邵國之大夫久于行役故作是詩也陳旴樂書亦載古琴曲謂騶虞召國女怨失嘉會而作審爾不過閨門怨詩耳有何關繫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

男不能侵凌貞女也

出序 劉向列女傳云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于鄴

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與其人言以為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傳曰正其本則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是以本立而道生源潔而流清故嫁娶者所以傳重承業繼續先祖為宗廟主也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之于理致之于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言夫家之禮不備足也君子以為得婦道之儀故舉而揚之傳而法之以絕

無禮之求防淫慾之行焉又曰雖連我訟亦不女從
此之謂也韓詩外傳同按文王既滅崇後始作邑于
鄆鄆本崇地此女為鄆人所訟意者在文王初作邑
之時而文王使召伯聽之乎黃氏云周家貞信之教
興而商人衰亂之俗未殄此如一陽來復之時而不
陰猶未遜陽而却退也申培說亦以為強委禽而不
受至于興訟大夫以
禮斷之而國史美之

厭浥

陸德明本作挹

行露

遇韻易林作路

豈不夙夜謂

豐氏本作畏

行多露

露露相應為韻

比也厭浥毛傳云濕意也愚按說文厭竿也竿者壓也浥濕也言壓此濕于道上行露者道

上之露也夙早也謂行多露畏其沾濡也蘇轍云二南當文王與紂之世淫風之被天下如露之濡物召南之
女被文王之化能以禮自保故其稱曰行者未嘗不欲
夙夜也謂道之多露是以不敢女子未嘗不欲從人也

謂世之多強暴是以不可女子之所以自保如此左傳
二十年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
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繇已而出人
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自守之謂也襄七年晉
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
夙夜謂行多露杜預注云言豈不欲早暮而行懼多露
之濡已以喻違禮而行必有污辱

誰謂雀無角

覺韻亦叶屋
韻盧谷翻

何以穿

我屋

韻亦叶覺
韻乙角翻

誰謂女

音汝
下同

無家何以速我獄

沃韻
雖速

我獄室家不足

沃韻
佃云雀物之淫者鼠物之貪竊者故詩

比而賦也謂猶言也雀小鳥陸

言雀角鼠牙以譬強暴師曠禽經云雀交不一雉交不
再穿說文云通也其字从牙在穴中屋說文云居也家
即室家之家夫婦合則成家連爾雅云微也獄毛傳說
文皆云確也字从狀从言二犬所以守也孔穎達云囚

証于角核之處周禮謂之圉土然則獄者核實道理之名皋陶造獄謂此也此女言誰敢謂雀但有味而無角果爾何故能穿我之屋也見雀之穿屋則信為有角矣誰敢謂汝與我無室家之道果爾何故而致我于獄也見汝之致我于獄則信為家汝所應有矣下章放此然雖致我于獄而室家之禮實有未備者不可掩也韓詩外傳謂行露之女許嫁矣然見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則不肯往以著其守貞之至觀室家不足之言可見非謂全無媒聘也或云角乃嘴之銳而鈎者凡鷺鳥皆有之未詳所出室家不足即亦不女從之意言欲求與我為室家恐未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能也亦通

誰謂鼠無牙

麻韻

何以穿我墉

冬韻

誰謂女無

家

麻韻按前章上二句自為韻此則取牙與家墉與訟隔句為韻朱傳以前章家字叶音谷此章家字叶各

空反一字兩讀恐無此理

何以速我訟

叶冬韻

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世本古義

四十三

冬韻 比而賦也鼠穴蟲也牙說文云牡齒也徐鍇云
比于齒為牡也按鼠有齒而無牙爾雅云牆謂之墉訟
說文云爭也字从言从公言之于公也按周禮司寇職
兩造禁民訟兩劑禁民獄對文注謂訟以財貨相告者
獄相告以罪名此詩無財罪之異重章變其文先獄後
訟者謂先繫之于獄而後寘對也陸佃云雀角鼠牙皆
言以無為有似是而非也從說文云相聽也蘇轍云知
其室家之道不足而終不之從者召公明于聽訟也劉
公瑾云此詩貞女乃訟之初六強暴之男則訟之九四
也初六陰柔不終于訟而九四以剛不中正應之貞女
自守非所以召訟而男子以強暴凌之然曰室家不足
則初六之辨明矣曰亦不女從則九四不克訟矣所以
能然者以有名伯
為九五之大人也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王雪山謂暴男
侵貞女女固可

尚男為何人豈王化獨及女而不及男耶意此必
衰世之詩錄其女之不苟隨耳按王之疑亦是顧
不知鄴乃崇侯虎之地蓋染于崇侯之惡而然也
若朱傳但謂南國之人遵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
有以革其前日淫亂之俗則此女性本守貞而非
淫亂者乃謂因文王召伯之教化而始變其舊習
冤矣子貢傳有
闕文今不錄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

序其作于文王初立辟廱之日

乎

竹書紀帝辛三十七年周作辟廱按周自文王都
豐之後始建辟雍其後武王倣之故鎬京亦有辟

廱馬詩之作必美其所自始故知菁菁者莪為文王
詠也序以為樂育材者得之而更衍之曰君子能長
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愚謂天下二字似汎此詩
蓋作于入學鼓篋者非作于園橋觀聽者耳又鄒忠

肩因詩中樂且有儀之
句疑笙詩由儀即此

菁菁

文選注作菁菁集韻作萍
萍豐氏本作青青下同

者莪

歌韻

在彼中阿

歌既

見君子樂

音終

且有儀

叶歌韻牛何翻
之初生其色玄盛則乃青霜死而

興也陸佃云艸

後黃落故菁之文从青詩曰何草不玄以言其生何草
不黃以言其死也重言菁菁者不一菁也莪草名爾雅
云蘿也說文云蘿莪也蒿屬郭璞云今莪蒿也亦曰蘼
蒿蘼之為言高也舍人云一名蘿蒿一名角蒿陸璣云
生澤田漸如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三月中莖可生
食亦可蒸香美味頗似萋蒿本艸注云莖葉如菁蒿開
淡紅紫花結角子長二寸許微彎陳藏器云生高岡宿
根先于百草馮振宗云陸以為生澤田陳藏器以為生
高岡今以詩文證之陵阿則高地也汙則水中也然則
澤田高岡俱有我矣郝敬云蒿易長俄然而成故名莪

小曰我大曰蒿諺云三月茵陳四月蒿言易長也故比
育材嚴粲云我雖微物美而可食故以喻人材中阿毛
云阿中也中汴中陵放此阿有二義說文云大陵也一
曰曲阜也按阿既陵之大者不應至第三章始言在彼
中陵似非立言之序宜依後說為正大陸曰阜其曲處
名曰阿及至大阜始曰陵耳詩綿蠻篇以丘阿與丘隅
丘側並稱解者亦謂是丘之曲中也可知曲乃阿之本
義羅願云我水中所生陵阿亦通有之此雖可食之菜
然彼中阿汴陵有在者焉而未采蓋育之而使成也亦
地之良者善養物君之仁者善養士故以為能長育人
材焉鄧元錫云天之生材也實難羣之師儒教之學育
之俾自得其性成之也中阿長莪菁菁然似之故以起
興愚按中阿為人所不見之地興士之藏脩于國學無
慕人知也既見幸辭也豐熙云始未見而今見之也君
子指文王也後放此鄧云學不樂不安儀不度不成遜
業樂羣親師而安友樂學也容貌比禮動作卒度有儀

也其中心樂外貌莊敬而嚴威者與其成也懌矣然
非良師儒不任施悖求拂將苦其難不知其益隱其學
且疾其師豈有育哉按詩小序云菁菁者莪廢則無禮
儀矣呂氏云長育人材之道固多術矣而莫先于禮儀
禮儀者內外兼養非心過行無所從入此人材所以成
也徐幹云先王之欲人之為君子也故立保氏掌教六
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
六曰九數教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
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
容大胥掌學士之版春入學舍萊學萬舞秋班學合聲
諷誦講習不解於時故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
君子樂且有儀既修其質且加其文文質著然後體全
體全然後可登乎清廟而可羞乎王公君子者表裏稱
而本末度者也故言貌稱乎心志藝行度乎德行美在
其中而暢於四支純粹內實光輝內著故賓王之山土
木必潤盛德之士文藝必衆又左文三年公如晉及晉

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于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昭十七年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芻穆公賦菁菁者莪皆斷章取義無與詩音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

紙韻

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紙韻

興韻

也沚解見采芻篇羅願云莪即古之芻釋艸曰芻之醜秋為蒿以醜言之則其類多矣春時雖各有種名至秋老成皆通呼為蒿今我謂之莪蒿又謂之蘿蒿又謂之蘆蒿然則可謂芻之醜矣又我在中沚即與于沼于沚澗谿沼沚之毛所在符合釋艸曰我蘿釋蟲又曰我羅字異而音皆同謂蠶也我豈有用於蠶故同其兩名耶古繫蟠蒿以為可以生蠶我亦當爾故曰我即芻也孔穎達云養我者以沚則有水之潤得于中而長遂也郝云菁菁者莪在彼小渚之沚多士洒濯亦猶此也愚按辟廱之制以水環之其形似沚故以中沚為興喜說

文云樂也徐鍇云口豈為喜豈者陳樂立而上見人心之悅則其面目料然而變知其喜也我心則喜者因育材之有地喜已

菁菁者我在彼中陵

蒸韻既見君子錫

材之得成也

我百朋

蒸韻興也大阜曰陵我在中陵則人皆得見之矣士之材已成就而為人所共瞻仰者其象

如之故以為興錫通作賜說文云予也朋即朋友之朋周禮注云同師曰朋同志曰友按說文朋本古鳳字象形鳳飛羣鳥隨以萬數故以為朋黨字錫我百朋者辟離之中人材所聚新至者得于斯取友焉喜其受益之多故本其所自而以為君子之錫我也百者舉成數之大名言其多耳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夫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士皆造焉凡入學以齒所謂百朋也又按詩之朋尊以兩尊為朋易之十朋以兩貝為朋皆取兩兩相偶之義舊說解

百朋但放十朋之說而鄭箋且以五貝為朋今按漢書食貨志有五種之貝大貝四寸八分二枚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五十枚二寸四分二枚為一朋直三十小貝一寸二分漏度不得為朋率枚為一朋直十不成貝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為朋率枚直錢三是為貝貨五品貝雖五品惟大貝壯貝小貝四品各以二枚相與為朋其不成貝者但數枚而用鄭混謂五貝為朋非也然五貝乃王莽所制據鹽鐵論謂用貝起于夏后氏又周亦有泉貝未知其法何如貝中肉如科斗而有首尾以其背用故謂之貝今如依舊說則錫我百朋者直謂羣賢麗澤所益實多如獲貝朋之衆耳亦通

汎汎楊舟

尤韻載

沉載浮

尤韻

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尤韻

興而比也汎說文云浮貌以下文觀之

浮而沉沉而復浮故曰汎汎楊舟以楊木為舟也楊性堅勁故可為舟載之言則蓋音近也黃震云載沉載浮

持揚之勢非沒溺也楊舟以比賢士書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虛舟汎汎則沉則浮將以待問渡者即賢士待用之況也休从人依木朱子云言安定也既見君子則將論定而官任官而爵不患成材而不見用我心於是乎安定也按文王世子篇云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材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當時文王作人之法如此先儒謂辟雍尚仍殷制在郊于此論課學士材能故曰語于郊云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朱傳以為燕飲賓客之詩子貢傳則云所以燕賢也

申培說謂天子燕賓興之士則歌此詩陳氏疑為天子行禮于學校燕飲而歌此詩今按詩中殊無言及燕飲之事但以有歸美君子之辭則雖燕饗通用無不可者非為燕飲作也

汝墳商人苦紂之虐歸心文王而作是詩

出申培說子貢傳

亦云受辛無道商人慕文王而歸之賦汝墳按汝旁去紂都朝歌不遠至是皆歸心于文王則不止三分有二而已王弼易註曰周室陶復而有汝墳足為此詩明據鄒忠肅云竹書紀帝辛三十九年大夫辛甲出奔周汲冢周書曰殷內史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歸之周此與夏癸之世太史令終古出奔商費伯昌出奔商者如同一轍即是推之奔周奚止一辛甲一內史摯哉

遵彼汝墳

漢書注爾雅注豐氏本俱作瀆按爾雅江有沱河有灘汝有瀆瀆者汝別也水經注云汝

水又東南逕奇雒城西北今南潁川郡治也瀆水出焉世亦謂之大瀆水其下夾水之邑猶流汝陽之名是或瀆瀆之聲相近矣孔穎達云彼瀆从水此墳从土伐薪宜于厓岸大防之上不宜在瀆汝之間伐其條

枚

叶支韻
謨悲翻

未見君子愁

韓詩作惻
德明本作憇

女調

說文豐氏本
俱作輞韓詩

作

飢支韻說文作饑
名說文云在弘農

興而賦也遵說文云循也汝水
盧氏水經以為出河南梁縣勉

鄉

西天息山至原鹿縣南入于淮地理志以為出高陵
鄠道元云即猛山也亦言出南陽魯陽縣之大孟山

又

言出盧氏縣還歸山博物志云汝出燕泉山並異名
也余以方志參差遂令尋其源流今汝水出大孟山黃

栢

谷巖嶂深高山岫邃密石徑崎嶇入蹟裁交西即盧
氏界也朱子云汝出天息逕蔡潁州入淮爾雅云墳大

防

李巡云謂崖岸狀如墳墓名大防也周禮注云水厓
曰墳故楚辭云登大墳以遠望則此汝墳謂汝水厓之

高

土或謂即陶丘鄉是也一統志云汝墳城在河南南
陽府葉縣縣境內條小枝也枚榦也俱見說文戴侗云條

枚

之脩達者也枚條之搏直者也徐鍇云條自枝而出
枚自條而出愚按條枚謂條之枚條以况諸侯枚以况

諸侯之臣如都大夫邑宰之屬時商紂暴虐臣下化之亦相與為暴虐汝旁之民不勝其長吏之苦故欲遵汝墳以伐去其條枚蓋寓言也商頌言苞有三蘂曰苞曰蘂亦與言條枚同意君子指文王也怒據爾雅說文兼飢餓憂思二義孔穎達云怒之為訓本為思耳但飢之思食意又怒然故又以為飢怒是飢之意非飢之狀故舍人云恚而不得之思也調說文云和也人飢餓最難忍思之之切如急欲和解其飢有不能須臾待者蓋歸心文王之

甚如此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

寘韻

既見君子不我遐

棄

寘韻

興而賦也

肄毛傳云餘也斬而復生曰肄詩

詰云

枿也

孔云左傳晉國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

屏又曰枿夏餘也是肄為復生之餘也伐其條肄謂伐

去其條枚之已斬而復生者以時長吏不恤其民前人

雖去後人復然故以條肄擬之既者已事之辭遐說文云遠也棄說文云捐也言文王不以我所居遠于周地

而有棄我不恤之意也時蓋文王以修職貢之故往來于商汝墳之人得見而喜之如此

魴魚頰

說文尾王室如燬叶紙韻虎委翻字書薛君章雖則如

燬父母孔邇

紙韻興之比又賦也魴魚名解見魚麗篇頰本作經說文云赤色也爾雅云再染

謂之頰郭璞以為淺赤也養生經云魚勞則尾赤人勞則髮白張子云謂水淺魚搖尾多則血流注尾故尾赤也孔穎達云魴魚之尾不赤故知勞則尾赤左傳如魚頰尾銜流而方羊裔焉鄭氏謂魚肥則尾赤以喻蒯瞶淫縱不同者此自魴魚尾本不赤故為勞也羅願云二說雖不同然魚肥則不耐勞不耐勞則尾易赤以魴言之其體博大而肥不能運其尾加之以銜流則其勞甚矣宜其尾之頰也蓋詩之頰尾以喻周臣下之勞左氏之頰尾則有志大心勞之象說文以魴為赤尾魚非是王室指紂燬爾雅說文皆云火也以物入火中即毀

壤故言燬也又按齊人謂火曰燬楚人名曰燥吳人曰
燬此方語各不同如燬言紂政酷烈如火焚物也潘岳
賦有云環四海以為鼎跨九垓以為鑪爨以毒燎燔以
虐燬如燬之謂也父母亦指文王孔甚也按孔本訓通
相傳訓甚者以大通之極則有甚之意也邇說文云近
也汝旁去周殊遠而云孔邇者人遠而澤近也石介云
言王室雖酷烈民不堪其苦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
被文王之德厚戴之如父母也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
母春秋傳曰愛之如父母蘇轍云文王三分天下有其
二以事紂周德雖廣而紂之虐如將焚焉民之被其害
者如魚之勞于水也然而有文王以為之父母可以無
久病矣張氏云勞苦之極從而寬之曰王室雖如燬而
文王在邇有以恤我也玩此詩則民心雖怨乎紂而尚
以周之故未至于泮散也是文王以盛德為商之方伯
與商室繫民心而維宗社
者也其德可不謂至乎

汝墳三章章四句

序謂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

勉之以正也朱傳從之韓詩則以為辭家也而劉向列女傳則云周南之妻周南大夫之妻也大夫受命平治水土過時不來妻恐其懈于王事蓋與其隣人陳素所與大夫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無有譴怒遺父母憂昔舜耕于歷山漁于雷澤陶于河濱非舜之事而舜為之者為養父母也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事親操井臼不擇妻而娶故父母在當與時小同無虧大義不罹患害而已夫鳳凰不罹于蔚羅麒麟不入于陷穽蛟龍不及于枯澤鳥獸之智猶知避害而況于人乎生於亂世不得道理而迫于暴虐不得行義然而仕者為父母在故也乃作詩曰魴魚賴尾王室如毀雖則如毀父母孔邇蓋不得已也君子于是知周南之妻而能匡夫也薛君章句亦云魴魚勞則尾赤君子之勞苦

則顏色變以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猶觸冒而仕者
以父母甚迫近飢寒之憂為此祿仕後漢周磐誦
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嘆乃解韋帶就孝廉之
舉諸說雖不同總之皆以為婦人詩耳細玩詩詞
終覺蒙繞不象且於父母孔適一句尤自難通今
但以君子父母皆屬文王則前後文義暢然明白
不勞辭費況是詩本載周南
中其為文王而作復何疑乎

魚麗萬物盛多能備禮也

出序

文王暮年三分有二國

家富極之時無事而飲酒則歌此詩

出方攷

回續古今飲賓客而

賦多魚當是據沼上所見竹書紀文王四十年作靈
臺而囿沼亦同時並作故其詩曰王在靈沼於初魚
躍孟子曰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樂其
有麋鹿魚鱉而楚語伍舉曰先王之為臺榭也官寮

之暇於是乎臨之意魚麗之詩其即作於此時與又
按頌潛之詩曰猗歟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有鰭有鱣
鯉此詩言鱣鯉與彼同而不及鱣鮪者鱣鮪大
魚惟漆沮大水有之非寡婦之苟所能容可知此詩
為靈沼詠不為漆沮詠也儀禮鄉飲酒及燕禮於笙
入奏南陔白華華黍之後間歌此詩而笙由庚間者
代也言一歌一吹也朱子本
此故以為燕饗通用之樂歌

魚麗于留

有韻朱子云留酒

鱣

叶歌韻

君子有酒

有旨且多

歌韻

易云離

麗也

此麗當即是離義

如小過卦飛

鳥離之之離

留說文云曲梁寡婦之苟魚所留也从网

留留亦聲爾雅云凡曲者為留又云嫠婦之苟謂之留

按曲蠶薄也通作薄所以養蠶器郭璞云凡以薄取魚

者名為留孔穎達云以薄為魚苟其功易故號之寡婦

韻

與也

魚以與賓客麗毛傳云厯也按

易云離麗也此麗當即是離義如小過卦飛

鳥離之之離

留說文云曲梁寡婦之苟魚所留也从网

留留亦聲爾雅云凡曲者為留又云嫠婦之苟謂之留

按曲蠶薄也通作薄所以養蠶器郭璞云凡以薄取魚
者名為留孔穎達云以薄為魚苟其功易故號之寡婦

苟耳非寡婦所作也一說詩詁云留乃曲梁之苟非曲梁也古者獵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川澤之利不使人得專之惟寡婦家上所矜閔使得織曲薄絕水為梁以苟承之以時得魚若遺秉滯穗之意黃震云王雪山謂後世有魚麗之陣陣凡五每陣又各有五敵入其中者無有不著然則留者曲薄也雖不盡與陣法相似而曲薄周匝魚之人其中者亦無得而脫也為魚麗之陣其殆取魚麗之詩之義乎馮時可云此以興主人禮意綢繆曲折不疎薄也鰭鯊魴鯉鯉皆魚名孫鑛云兩字承四字句法同九鰭鰭魚之大者說文毛傳皆以為揚也孔云徐州人謂之揚陸佃云今黃鰭魚是也性浮而善飛躍故曰揚一名黃揚舊說其鰭春夏近下秋冬近上陸璣云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鰭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今江東呼為鰭魚一名黃鰭魚尾微黃大者長尺七八寸按家語宓子賤仕魯為單父宰孔子使巫馬期往觀政焉見鰭得魚輒捨之期問焉鰭者曰

魚之大者名爲鱣，鱣善大夫愛之，其小者名鯪，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捨之，以此證鱣爲大魚之名也。鯪魚之小者，爾雅以爲鮪，陸璣云：吹沙也。似鯪魚狹而小，體圓而有黑點，常張口吹沙，陸佃云：鯪性善沈，大如指，狹圓而長，常沙中行，亦與沙中乳子故張衡云：懸淵沈之，鮪也。鮪亦鮪，屬俗言鮪性沙抱異物，志曰：吹沙長三寸許，背上有刺，螫人，羅願云：鯪非特吹沙，亦止食細沙，其味甚美，大者不過二斤，然不若小者之佳。今人呼爲重唇，特甚有若鼃，鼃故以爲名。今江南小谿中每春鯪至，甚多，土人珍之。夏則隨水下，自是以後時亦有之，然亦罕矣。春來復來，大抵正月輒至，魚之最先至者，戴侗云：鯪生淡水中者，附沙而游，噉噉輒吹沙，小魚也。海中所產，以其皮加沙而得，名哆口，無鱗，胎生，其類尤多大者，伐之，盈舟，按鯪不一種，有虎頭鯪，能化虎，有蛟鯪，似蛟而鼻長，皮可飾劍，有湖鯪，背上有沙炮，去鬚鬣，外皮有絲，可作膾，瑩若銀絲，皆所謂海鯪，非此鯪也。

準爾雅之文知此鯊乃小魚耳燕饗之禮卿大夫士皆得與位有大小故以鯊鯊起與君子指主人旨美也酒味既旨而又多可以遍及與燕之人矣劉公瑾云樂工極道主人所薦之物如此以見優賓之意朱子云道主人意以答賓如今宴飲致語之類舊說不達與意直以魚為燕饗所薦之羞且云古人以魚為重又云北方牛羊多而魚少故舉其貴者言之其迂鄙可笑有如此者

魚麗于留魴鱧

叶紙韻讀如履

兩凡

君子有酒多且旨

紙韻陸佃云魴一名魴

與也魴鱧皆魚之美者魴一名魴比今之青魴

也郊居賦曰赤鯉青魴細鱗縮項潤腹蓋弱魚也其廣方其厚褊故一曰魴魚二曰魴魚魴方魴扁也陸璣云今伊雒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力羅願云縮頭空脊博腹色青白而味美按說苑云魴博而味厚大雅美韓國曰魴鰾甫甫陳風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里語曰雒鯉伊魴貴于牛羊又曰居就糧梁水魴埤雅亦曰

魴出漢水中者尤美常以差斷水用禁人捕謂之槎頭
魴是所在之魴皆以美著也鱧本草作螽毛傳郭璞皆
云魴也本草云魴味甘無毒邢昺云今鯉魚也魴與鯉
音義同戴侗云魚之摯者鱗墨駁首左右各有竅如七
星雌雄相隨將子啖食衆魚羅云魚圓長而斑點有七
點作北斗之象夜則仰首向北而拱焉有自然之禮故
其首戴斗也又指為厭故有天厭鴈地厭犬水厭鱧之
說皆禁不食陸佃云今玄鱧是也諸魚中惟此魚膽甘
可食有舌鱗細有花文一名文魚與蛇通氣舊云鱧是
公礪蛇所化至難死猶有蛇性故或謂之鱣也按爾雅
云鱣大魴小者魴大者名魴即鱧也小者名魴一說即
鰻也許慎以為鰻舍人以為魴皆非是陸璣所云似鯉
類狹而厚者乃魴也鱧既味甘無毒至其膽亦甘可食
則其美可知以美魚與嘉賓故有取于魴鱧也多且音
者言不徒以其多而已惟其多而皆音乃為可貴以所

享皆賢故以旨言之非旨亦不足以享此嘉賓也

魚麗于留鯉豐氏本鯉紙韻

君子有酒旨且有

叶紙韻羽已翻興也鯉郭璞云今

偃說文以為鮪毛萇孫炎以為鮪皆非是鯉郭璞云今赤鯉魚也陸佃云鱠魚黃魴魚青鯉魚玄鯉魚白鯉魚

赤則五色之魚具備羅願云今人但謂赤鯉然按之古種類至多崔豹言兗州人謂赤鯉為赤驥青鯉為青馬

黑鯉為黑駒白鯉為白騏黃鯉為黃驢皆取馬之名以其靈仙所乘能飛越江湖故也其種易繁陶朱公養魚

所以養鯉者鯉不相食易長故魚麗萬物盛多終之以鯉盛之極也陸佃云一章曰鱠鯉長魚也二章曰魴

鯉鯉魚圓魴魚方言其魚一方一圓三章曰鯉鯉鯉魚偃鯉魚俯言其魚一偃一俯愚按此章所以取鯉鯉者

正是取一偃一俯為義以酒酣之後賓既醉止有若偃若俯之象故寄興于鯉鯉也又陸佃云鱣鯢之美不若

魴鱧魴鱧之美不若鯉鯉故其序如此今魚品齊魯之
間魴為下色鯉為中色鯉為上色衡門之詩先魴後鯉
亦以此故也此與前五色之說皆非確義並存之以資
多識耳有曹氏云言用之而愈有也餘歡未殫爵聲更
陳見主人愛客之無已也故以旨且有終焉黃佐云或
曰樽酒簋貳可以用饗魚麗之燕毋乃過于侈乎噫是
末知道者也夫養賢所以養天下也故聖王重之燕饗
所以致其交也故賢士觀之儉豈其所先哉燕之于寢
則稱之曰賓燕之于廟則躬為獻酬禮以食之樂以樂
之實以將之猶汲汲然若有所不及也然則損也者其
聖人不得已之世乎不然北門

物其多

歌

韻矣維其嘉

夏屋又何以為衰世之風乎

叶歌韻矣

賦也前三章所言者禮文也後三章所言者
居何翻矣禮意也物指穀言多即承首章多字不特酒

多而諸穀之物亦多也嘉美也嘉賓之
嘉維其嘉美此賓客故備物之多如此

物其旨

紙韻
荀子

作

矣維

荀子作唯

其偕

叶紙韻起翻

矣

賦也

旨即承次章旨字不

指酒美而諸穀之物亦美

也偕俱也言有恭敬之意與之俱非徒物之旨而已荀

子云王者先仁而後禮天施然也聘禮志曰幣厚則傷

德財侈則殄禮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詩曰物其指矣

唯其偕矣不時宜不敬交不驩欣雖指非禮也指通作

音

物其有

叶紙韻

矣維其時

叶紙韻

矣

賦也

章有字不特承上

有而不竭穀亦有而不竭也時謂可以燕饗之時荀子

註云雖有物亦須得其時蘇轍云古之仁人交萬物有

道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草木鳥獸蕃殖無有求而不

得君子於是及其閒暇而為酒醴以燕樂之呂祖謙云

所謂時者不專為用之之時也苟非國家閒暇內外無

故則物雖盛不能全其樂矣又劉向說苑云天子南面

視四星之中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藉不舉力役書曰

敬授民時詩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物之所以有而不

大

之

日

下

詩經世本古義

季五

卷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絕以其動之時也此與本序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意合亦通左傳季武子賦魚麗之卒章杜預註以為喻聘宋得其時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序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

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說者遂謂物之生育最多者莫如魚如牧人之夢亦以衆維魚矣為豐年之兆似此說詩皆所謂以辭害意者也按毛詩魚麗篇次在林杜後以終鹿鳴之什故晁景迂序論云序騶虞王道成也風其為雅歟序魚麗可以告神明雅其為頌歟解頤新語亦云文王之風終於騶虞序以為王道成則近于雅矣文武之雅終於魚麗序以為可告神明則近于頌矣皆沿毛傳次第立論以曲合序文非事實也而終於逸樂之說程

子及嚴氏亦皆不取謂開人主怠政之漸鄒忠肅亦云治內治外及可告神明等語何關詩旨真行說也子貢傳謂魚麗所以燕大臣亦未有以見其然中培說謂此詩全篇皆賦則以鱸鯊等魚即為燕饗所進之羞亦所謂以辭害意固之乎言詩者也

采蘋美邑姜也古者婦人將嫁教于宗廟教成有蘋藻之祭武王元妃邑姜教成能修此禮詩人美之

禮記

昏義云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注云祖廟未毀言此女猶於此祖有服于君為親故使女師教之于公宮公宮祖廟也既毀謂無服也則于君為疏故教之于宗子之家白虎通云國君取大夫之妾士之

妻老無子者而明于婦道又祿之使教宗室五屬之女大夫士皆有宗族自於宗子之室學事人也孔穎達云必先嫁三月教之三月一時天氣變女德大成也祖廟女所出之祖地祭無牲牢告事耳非正祭也法度莫大于四教四德既就祭以成之故詩人舉以言焉胡鼫嘉云教成之祭考之於禮與詩甚合芼用蘋藻此一合也禮正祭在奧西南隅而此在牖下孔氏以為外成之義據昏禮納采以至請期主入皆筵于戶西西上右几是其禮皆戶外設此二合也不言婦而言女女又言季孔氏謂將嫁故以少言之以女尸祭鄭氏所謂成其婦禮也此三合也愚所以知為美邑姜詩者以有齊季女之語知之羅泌云齊伯陵之故國以天齊淵名伯益書炎帝生器器生伯陵周語謂天龜之分我之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神伯陵太姜之祖逢公伯陵之後為商侯伯封于齊地而太公其繼焉者也左傳晏子云昔爽鳩

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按太公本齊後仍封于齊當武王為西伯時以女邑姜妻武王計其時太公年已老則邑姜之為季女夫復何疑又左襄二十八年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于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于鄭鄭必有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所謂季蘭意即邑姜之名不可知而其言濟澤之阿則尤齊地之證據舊說相傳皆讀齊為齋誤矣時武王未為天子太公尚為周大夫雖未封齊而以其系出伯陵之後故得仍以故國稱不然二南之詩其纍纍為太姒詠者不一而足至如太姜太任亦再見于大雅之讚誦以邑姜開國聖配獨無一詩及之乎皇王大紀云西伯納呂尚之女曰邑姜為妃邑姜賢立未嘗倚坐未嘗倨怒未嘗厲是年生子誦金履祥云自史記世家稱呂尚窮困年

老後世遂有太公八十歸周之說觀其以邑姜妻武王則八十之說殆或不然又射義云卿大夫以采蘋為節樂循法也取義之意以季女乃卿大夫之女既教之以四德而後使之尸祭總之欲其能事人是之謂循法耳

于以采蘋

真韻

南澗之濱

真韻

于以采藻

皓韻

于以采藻

皓韻

于彼

行潦

皓韻

賦也

爾雅云萍萍其大者曰蘋葉圓濶寸許李春

本草木萍有

三種其大者曰蘋葉圓濶寸許李春

始生可糝蒸以為茹其中者曰苡菜其小者曰水工浮

萍江東謂之藻毛氏以蘋為大萍是也郭璞以蘋為今

水上浮萍即江東謂之藻是以小萍為大萍誤矣蘋可

茹而藻不可茹豈有不可茹之藻而乃用之以祭祀乎

今藻止可養魚項氏云柳惲所謂江洲采白蘋者水生

而似萍者也宋玉所謂起于青蘋之末者陸生而似沙

者也月令通考云蘋葉下有一點如水沫一名茱菜陸佃云呂覽曰茱菜之美者崑崙之蘋高誘謂蘋大蘋水藻也據此蘋即所謂藻水深絮處乃有故曰予以采蘋南澗之濱也南軒敬云南山也澗說文云山夾水也濱本作瀕說文云水厓也藻毛傳云聚藻也按爾雅云荇牛藻疏引詩予以采藻左傳蘋蘩蕒藻之菜以此艸好聚生故言蘓藻蘓訓聚也江東亦呼馬藻陸璣云藻水艸也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又扶風人謂之藻聚為發聲也比二藻皆可食煮熟按去腥氣采麵糝蒸為茹嘉美揚州饑荒可以當穀食也陸佃云藻水艸之有文者生乎水下而不能出水之上其字从澡言自絮如澡也書曰藻火粉米藻取其清火取其明也又云韓詩曰沈者曰蘋浮者曰藻蓋藻萍類也似槐葉而連生生道旁淺水中與萍蓀至秋則紫今俗謂之馬藻亦呼紫藻故曰予以采藻于彼行潦淮南子容華生

繁繁生萍藻萍藻生浮草謂是歟蓋非蒲藻之類萍藻
 之藻浮蒲藻之藻沉郭璞注三蒼亦云蘊藻之類則明
 非蘊藻也藻出乎水之上蘋出乎水之下故大夫妻采
 之愚按韓詩雖言蘋沉藻浮然萍藻之藻恐不可食當
 依爾雅毛傳為蘊藻也行流也潦說文云雨水也羅願
 云藻于流水之中隨波衍漾莖葉條暢尤為可喜故采
 藻于行潦又邾云行路也潦積水也古者井田路在井
 上其傍溝洫積水古人五祀祭井亦謂之祭行也孔穎
 達云南澗言濱行潦言彼互言也又云蘋之言賓賓服
 也欲使婦人柔順服從藻之言澡澡浴也欲使婦人自
 潔清故取名以為戒左傳女贄不過榛栗棗修以告虔
 言取早起戰栗修治法虔敬之義也則此亦取名為
 戒明矣又昏義注云魚蘋藻皆水物陰類者義得兩
 通陸佃云魚亦柔巽隱伏故此三者昏禮以成婦順

于以盛

音成

之維筐

豐氏本

作匡

及筥

叶虞韻讀如

于以湘

詩韓

作
鬴之維綺及釜麋韻賦也受物曰盛盛之湘之奠之皆謂蘋藻也筐筥皆竹器筐說文本作

匡徐鍇云受物之器象形正三方也筥說文云箱也陳祥道云宋魏之間謂箸筥為筥則其制圓而長矣或作

簾方言云江沔之間謂之奠南楚謂之筥自闕而西秦晉之間謂之簾亦作籩月令具曲植籩是也湘之訓

烹似無其義韓詩作鬴說文本作簾漢志鬴享上帝史記武紀禹鑄九鼎皆嘗鬴烹顏師古云鬴烹一也古人

音同者字得通用許慎云江淮之間謂釜曰錡陸德明云三足釜也毛傳云無足曰釜古作鬴鄭玄云烹蘋藻

者于魚漑之中是錡羹之芼又云魚為俎實蘋藻為羹菜按漑汁也錡盛和羹器凡肉味之有菜和者則為錡

盛之故謂之錡羹芼者用菜襍肉為羹之名先將蘋藻烹于魚汁之中始盛之錡器所謂芼以蘋藻者也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叶麋韻誰其尸之有齊如季女
後五翻

韻讀如弩暖五翻賦也莫說文云致祭也采而盛盛而湘湘而奠先後之序也蔡汝楠云既采之又盛之既以紀之器以別之叙以次之物曲盡人事飭亦似教女始婦道循循可守也宗室大宗之廟也按大宗大夫之別子之嫡子世為大夫則立廟以祀之是為宗室若諸侯則祭于都官大夫之別子則但為繼禰之小宗不得祀于宗室矣孔穎達云知非宗子之女自祭家廟者若宗子之女自祭家廟何須言于宗室乎牖下鄭玄云戶牖間之前按古人廟堂南向室在其北東戶西牖皆南面孔云以其正祭在奧西南隅不宜繼牖言之今此云牖下故為戶牖間之前戶西牖東去牖近故云牖下所以不于室中者凡昏事皆為于女行禮設几筵于戶外取外成之義昏禮納采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如初是其禮皆戶外設几筵也今教

成之祭於戶外設奠此外成之義尸說文云陳也齊國名太公之先所封國也解見小引下季少也鄭玄云祭事主婦設奠教成之祭更使季女者成其婦禮也季女不主魚魚俎實男子設之孔云以三月以來教之以法度故為此祭所以教成其婦禮故使季女自設其羹也云魚俎實男子設之者以特牲少牢俎皆男子主之故也陸垵云諸家以季女為士大夫之妻然已嫁曰婦安得復稱女也

采蘋三章章四句

序以為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禩

矣按此序於經無所發明所謂循法大抵撿拾射義語耳王肅謂此篇所陳皆是大夫妻助夫氏之祭采蘋藻以為蒞設之于與與即牖下孔穎達云按宗室大祭之廟若非教成之祭則大夫之妻自祭夫氏何故云大宗之廟又經典未有以與為牖下者孫毓以王為長誤矣朱傳謂南國被文王之化

大夫妻能奉祭祀其家人叙其事以美之蓋祖述
序說子貢傳謂內子勤于祭祀國史美之申培說
謂內子敬祀詩人賦之鄒忠肅聞之云詩不言婦
而言季女愚意此內子必初嫁者禮記曾子問云
三月而廟見稱季婦也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
也當其未廟見則猶稱女女而尸祭其為廟見之
初祭可知按儀禮士昏禮云若舅姑既沒則婦入
三月乃奠菜席于廟與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
祝盥婦盥于門外婦執筭菜祝帥婦以入祝告稱
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婦拜
扱插地坐奠菜于几東席上還又拜如初婦降堂
取筭菜入祝曰某氏來婦敢告于皇姑某氏奠菜
于席如初禮婦出祝闔牖戶老醴婦于房中南面
如舅姑醴婦之禮按此即所謂于以奠之宗室牖
下也昏禮下達自天子至庶人皆然不專為士設
耳其說亦近似然終不如昏禮芼用蘋藻之說較

為有據又晁氏謂齊魯韓三義皆以此詩為康王時詩今據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合樂三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苢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周禮樂師凡射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周禮儀禮皆周公所作已有此詩則其非康王之詩甚明

鳧鷖武王為諸侯繹祭五廟禮畢因而享尸之樂

羊公

傳云繹者何祭之明日也孔穎達云燕尸之禮大夫謂之賓尸即用其祭之日今有司徹是其事也天子諸侯則謂之繹以祭之明日春秋宣八年書辛巳有事于大廟壬午猶繹是謂在明日也爾雅云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彤夏曰復胙何休云禮繼昨日事但不濯地降神爾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士曰宴

尸去事之殺也必繹者尸屬昨日配先祖食不忍輒忘故因以復祭邢昺云繹祭之禮主為賓事此尸但天子諸侯禮大異日為之別為立名謂之為繹言其尋繹昨日卿大夫禮小同日為之不別立名直指其事謂之賓尸耳又祭之名三代各異詳見烈祖篇小引下家語云衛莊公改舊制變宗廟高子罕問於孔子曰周禮繹祭于祊祊在廟門之西今衛君更之如何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于東方失之矣陳祥道云祊其位也繹其祭也賓尸其事也鄭氏以卿大夫賓尸在堂故謂祊於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堂孔穎達申之云求神在室接尸在堂於義或然別見楚茨篇所以知為祭五廟者以此詩言公尸凡五知之如謂辭煩而不殺何必至五且何以竟止于五乎王制云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祭法云諸侯五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疏云曰考廟者父廟考成

也謂父有成德之美也曰王考者祖廟王君也祖尊
于父故加君名曰皇考廟者曾祖也皇大也君也曾
祖轉尊又加大君之稱也曰顯考廟者高祖也顯明
高祖居四廟最上故以高祖目之曰祖考廟者太祖
也祖始也此廟為王家之始故云祖考也天子月祭
五諸侯卑故惟得月祭三也太祖為不遷而與高祖
並不得月祭止預四時也今按此詩言鳧鷖在涇涇
為水名而其後沙渚淥淥皆非水名乃蒙乎涇之辭
涇水居中有太祖之象沙渚皆在水旁有高曾一昭
一穆之象淥淥居涇水下流又為祖考在高曾下一
昭一穆之象其為諸侯之五廟明矣尸稱公尸亦周
家未為天子時之稱然愚初猶意其為文王之詩以
祭義引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
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正言繹祭之
事後又思詩人凡言景物必據所見文王居岐周而
祭宗廟當言岐水或已遷于豐而祭宗廟當言豐水

是皆非涇經流之地安得遠及涇水乎及觀華谷嚴氏聚之說而意始豁然直斷其為武王未有天下時之詩焉嚴云渭水東流先會豐而後會涇豐水自南而入渭涇水自西北而入渭文王居豐在豐水之西則越豐而後至涇武王居鎬在豐水之東則去涇近矣張衡西京賦云欲澧吐鎬據渭踞涇見涇水近鎬也

鳧鷖在涇

青韻

公尸來燕來寧

青韻

豐氏本作寧

爾酒既清

叶青韻

如青倉經翻

爾殽

豐本

奇後同

既馨

青韻

公尸燕飲

福祿來成

本庚

韻當

韻當

叶青韻

翻未詳

按說文成

从戊丁聲

丁屬青韻

則成當

有青叶

興而賦也

鳧鷖也

解見女曰雞鳴篇

易林云

鳧鷖鼓翼嘉樂

克德陸佃云

楚辭曰

汜汜若水中之鳧

蓋沈浮善沒而又容與與波上下羅願云

今江東有小

鳧鷖

鼓翼嘉樂

克德陸佃云

楚辭曰

汜汜若水中之鳧

鳧其多無數俗謂之冠鳧善飛王充論衡曰日月一
一夜行二萬六千里與鳧飛相類故王喬以上方所賜
鵲假形於鳧自葉朝京師焉方言曰野鳧甚小而好沒
水中者南楚之外謂之鵲鵲鵲毛云鳧屬蒼頡解詁云
鵲也陸佃云鵲一名漚列子曰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
止今字从鳥後人加之也孔云一名水鵲格物論云鵲
鵲鴨也以名自呼大如水雞生於荷葉之上海物異名
記云鵲之別類羣鳴皆隨潮往來謂之信鳧南越記
云水鵲色白數百為羣多在漲海中隨潮上下常以三
月風至乃還洲嶼頗知風雲若羣飛至岸必風渡海者
以此為候郝敬云鳧善沒鵲善浮有變化出沒之象以
比鬼神愚按郝說是矣禮謂索祭於祊不知神之所在
於彼乎於此乎意亦近是然詩之興義必有所取舊說
皆謂與公尸則公尸只一人耳而以二鳥興之何居禮
夫婦一體昏則同牢合卺終則同穴祭則同几同祝故
禮記曰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疏謂人生時體異故夫

婦別几死則魂氣同歸于此故夫婦同几唐博士陳正
節議曰臣聞于禮宗廟父昭子穆皆有配座每室一帝
一后禮之正儀自夏殷而來無易茲典陳祥道曰祭祀
同几則一尸儀禮男男尸女女尸謂虞祭也又曰按少
牢饋食藏歲事于皇祖必以其夫婦一體故也然則鳧鷖乃
一尸而俎豆不兩陳以其夫婦一體故也然則鳧鷖一
以興祖考妣非與公尸也後倣此蓋是日先行繹祭之
禮而後享尸詩既不言繹祭之事而特寄興于鳧鷖一
語以致其恍惚想像之意此詩筆之幻處又取興之變
體或問鳧鷖興考妣亦有分屬否曰說詩固不必拘拘
如此然據本文先言鳧後言鷖則鳧當與考鷖當與妣
也蓋鳧雖善沒尤善飛其飛必于晨說苑魏文侯嗜晨
鳧是也周書王會篇鳧羽為旌亦取其能遠飛耳鷖雖
善浮然不過遊戲水上故忘機之人得與之游雖復有
時飛而不下要非高飛遠舉者比也周禮王后五路安
車用鷖總所謂總者以繒為之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

其色青黑如鷺而名之為安車者蓋亦有取于安樂自得若鷺然也今即以鳬旌與鷺總對觀之鳬旌男子所執鷺總王后所用則鳬謂興考鷺謂興妣可矣或乃大笑涇水名解見棧樓篇今按武王都鎬則有鎬水乃何以不言鎬而言涇詩人於此亦有深意玉海載涇水出原州百泉縣涇谷東南流至涇州臨涇保定二縣又東南流至邠州之宜祿新平永壽三縣又東北流至京兆之醴泉高陵雲陽三縣以入渭班固地理志謂涇水行千六百里周之先祖居邠其後再遷至武王而始居鎬涇水經流亦從邠界來而迤邐近鎬故觀涇水而興祖功宗德之思焉詩對祖廟而作所以有取于涇也若鎬水則其來不遠矣公尸解見既醉篇何休云諸侯以大夫為尸此章首公尸乃后稷之尸也燕通作宴安也饗之所以安之也後倣此孔云言公尸來燕則是祭後燕尸非祭時也黃佐云禮祭統曰尸在廟門外則疑于臣在廟中則全乎君為其近于祖也祭之明日不忍輒忘

也是故以賓禮燕之也故曰讀鳧鷖而益知周人仁義之兼至矣寧通作寧說文云安也黃云為尸之時未免有象神之勞而拘束不安今則登筵依几而安矣爾朱子云自歌工而指主人也清孔云潔也穀通作着廣韻云凡非穀而食曰肴馨毛傳說文皆云香之遠聞也愚按太祖距今遠矣遠則以氣通之故對其尸以清以馨言燕而專言飲者舉飲以該食也福洪範所謂五福祿說文亦訓為福義似無別愚按福字从畱當是取其與德相副耳孝經援神契云祿者錄也徐鍇云若言省之也然則福本於天之所予謂之祿也來者云若隨公尸而來也成說文云就也尊尸所以尊神尸安則神悅庶乎以福祿來成就爾矣亦祝辭也閔光德云此繹祭燕尸之樂到此祭事纔完備故謂以公尸而燕飲于斯則昔日所降之福祿自今日而成就也易林云鳧鷖遊涇君子以寧復德不愆福祿來成按易林所謂復德其即夏人名繹祭為復昨之義乎

鳧鷖在

沙

叶支韻山宜翻亦

公尸來燕來宜

支韻亦叶歌爾酒

既多

歌韻亦叶支韻章移翻

爾殽既嘉

叶歌韻居何翻亦

公尸燕

飲福祿來為

支韻亦叶歌韻吾何翻興而賦也沙說

从水少耳易需卦九二需于沙注謂沙接水者上言在
涇此云在沙則在涇水之傍沙也此章公尸以世次推
之為古公之父太公之尸也名公祖皇甫謐云公祖一
名組紺諸盤字叔類號曰太公太公位次在后稷之傍
最近故取沙象宜亦安也順適之意嚴云來而宜之謂
樂之也多毛云酒品齊多孔云於周禮差之惟大事於
太廟備五齊三酒此雖為宗廟之祭其大事與時祭不
明但言品齊多耳未必五齊三酒皆具也嘉說文云美
也高祖于玄孫相去猶遠恐人疑待尸之禮或有潤略
故特言多與嘉以表其內盡志而外盡物也為鄭云猶

助也言有福祿
來扶助之也

鳧鷖在渚

語韻

公尸來燕來處

叶語韻
敝呂翻

爾酒既湑

語韻藝文
類聚作滑

爾殽伊脯

麋韻

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叶麋韻後五翻興而賦也爾雅云小洲曰階即渚字
釋名云渚遮也能遮水使迴也此章公尸謂古公之尸

也鳧鷖舍水而就渚猶古公去邠而遷岐故以為興處
毛云止也黃云安樂也與蓼蕭譽處之處同湑說文云

舊酒也鄭云酒之汴者也釋文云謂以茅汴之而去其
糟也脯說文云乾肉也釋名云搏也乾燥相搏着也周

禮膳人掌乾肉凡祭祀共豆脯薦脯注云薄析曰脯曾
祖親而尊者曰湑曰脯蓋質言之不敢文飾對其尸如

對曾祖也來下者輔廣云自上而下易辭
也按周之王瑞自太王與故直云來下

鳧鷖在淶

東韻
公尸來燕來宗

叶東韻讀如
爰祖叢翻

既燕于宗

見上
福祿攸降

叶東韻

胡公翻

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東韻

水會也說文云小水入大

水也孔云深音如叢則叢是聚義且字從小宗而繼大宗

有以也來燕來宗言來燕于宗廟也按禮經祭于廟門之西

享尸在堂故云然既燕于宗二句指前三章公尸言不

言酒散者前言已備變文互見之也降說文云下也崇

尸既皆來燕于宗廟宗廟之神已將降下孝孫以福祿

矣今王季之尸亦來燕飲則

鳧鷖在堂

音門公尸來止

先韻手

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也葉毛云山絕水也孔云

熏熏

文韻說文

旨酒欣欣

文韻亦叶先

燔炙芬芬

支韻

馬翻

寺聖世本古義

六

謂山當水路冷水勢斷絕也鄭云壘之言門也西漢地理志金城郡有浩亶縣注云浩水名也壘者水流峽山間兩岸深若門也按說文無壘字不知其所以今姑依舊說解之此章公尸則文王之尸也周自文王始大有水出峽口而流益大之象焉故以在壘為興不言來燕者蒙上章之文畧之也言來止猶以在壘為興不言來燕依說文作醺醺謂尸醉也徐鍇云飲有酒氣熏熏然此兩字意連下文旨酒句看以其酒美而可悅故至于醉因募尸飲酒之喜容曰欣欣也欣說文以為喜笑也燔肉炙炙肝芬說文云艸初生其香分布燔炙之氣其馨香散布亦似之故曰芬芬也陳祥道云楚茨先言執爨而繼之以或燔或炙昆鷺先言爾殽而終之以燔炙芬芬禮運亦先言熟其殽然後繼之以薦其燔炙周禮量人制從獻脯膳之數量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賓長以燔從是燔以肉炙以肝燔炙在血腥燔熟之後非祭之所先也謂之從獻非獻之正味也愚

按前章第言酒殽而已此并表尸之喜樂異于前文者以文王為顯考精氣尤親孝子對其尸如見先人然致其喜樂之氣以迎之故尸之喜樂有如此也祭義云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誦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于面孝子之祭也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夫觀孝子之祀親如此則其饗尸可知宜其尸之喜悅也無有後艱者閔云謂祭事已成昔之享福者克保其後而永無艱難矣孫鑛云滿篇歡宴喜樂而以無有後艱句收可見古人兢兢戒慎意

鳧鷖五章章六句

序云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此

於經義全不相涉鄭玄亦知為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尸燕之詩而於首章在涇則云水鳥居

欽定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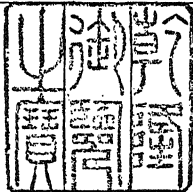
卷八

三

水中猶入為公尸在宗廟次章在沙則云鳥以居
水中為常今出在水旁喻祭四方百物之尸三章
在渚則云水中有渚猶平地之有丘喻祭天地之
尸四章在深則云深外之高者也有瘞埋之象
喻祭社稷山川之尸五章在壘則云壘之為言門
也燕七祀之尸於門戶之外不敢當燕禮故變言
來止陸佃祖述其意而異其說云來成以祖言福
祿來為以考言福祿曰既清既馨既多既嘉則以
宗廟尚文故也來下以天神言福祿來崇以地示
言福祿蓋天故自上來下地故自卑來崇亦其天
道主貴高地事主富崇故也其卒章則又總上四
章之詞故曰公尸燕飲無有後艱無有後艱者道
也蓋道之至可以祐神非有資于物也孰能福祿
之哉故於福祿為不足道也郝敬又異其說謂首
章鳧鷖在涇動而浮象天神之尸也天主氣故曰
清曰馨天生故曰成二章在沙靜而宿象地祇之

尸也地主形故曰多曰嘉地作故曰為三章在渚
渚小丘象山山川社稷之尸也主蓄儲故曰涿脯禮
卑天地故曰下四章在涿衆也象羣主九廟之尸
也故曰宗烝嘗備禮故不言酒殽上祀禮尊故曰
崇五章在壺門也凡繹皆于門每歲春夏門尸有
專祭是五祀之尸也小祀尚飲食故曰欣曰芬禮
尤卑故曰後不言福祿天子之福祿非戶竈門行
所得司也無艱而已以上三說皆穿鑿附會絕無
稽據坐繇求所以五章之故而不得其說耳夫既
謂周得祀天地則儼然天子矣而尸尚稱公尸何
與若宗廟之稱公尸則謂自組紃以上第祀以天
子之禮而不追王服尸以先公之服則其稱公尸
焉宜也嚴謂五章皆言公尸又四章言既燕于宗
皆祭宗廟是也然此章言公尸尚是諸侯之尸與
既醉公尸不同朱傳亦以為此祭之明日繹而賓
尸之樂其言繹得之但復稱賓尸則與大夫之禮

混耳申培說稍變其文謂祭之明日繹公尸之樂
夫繹乃祭名而謂之繹公尸亦屬未妥若子貢傳
亦以此為訓成王之詩尤為無當



詩經世本古義卷八